

學

衡

桂  
辰  
材  
題

民國十一年三月

第三期

THE CRITICAL REVIEW

No.3 March 1922

##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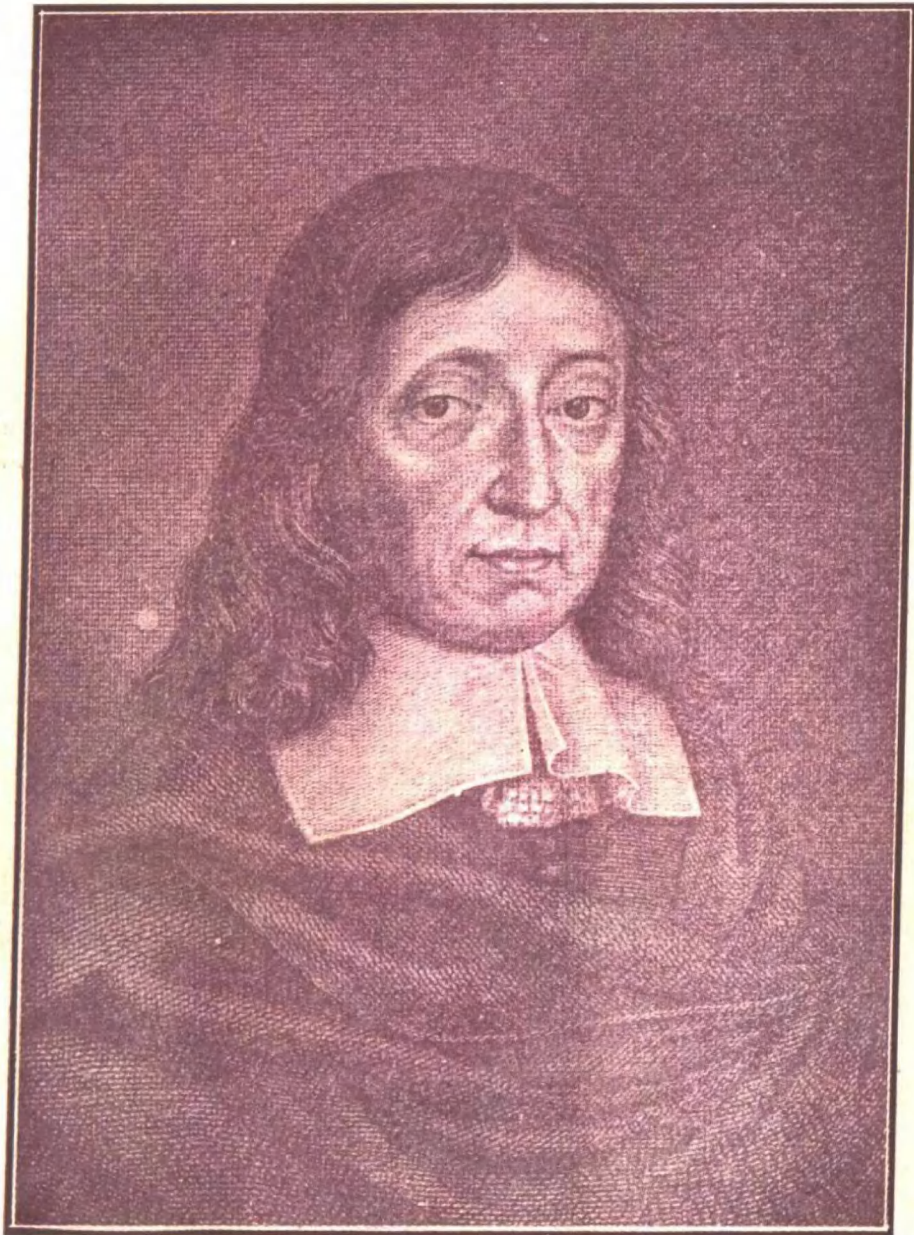
(三)編輯 本雜誌由發起同志數人。擔任編輯。文字各由作者簡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 本雜誌於投稿者。極為歡迎。投稿祈逕寄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學衡雜誌社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朔日出版。每冊售價二角。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像亞比士莎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像頓兒彌

JOHN MILTON  
(1608-1674)

通論

# 學衡第三期目錄

## 插畫

莎士比亞像

彌兒頓像

## 通論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

論中國近世之病源

文德篇

論批評家之責任

## 述學

國學摭譚(續)

蘇格拉底自辨文

## 文苑

美國白璧德教授撰  
胡先驥譯

柳詒徵

繆鳳林

胡先驥

馬承堃

景昌極

詩錄一

登泰山作(柳詒徵) 九月二十四日同織春陳八石軍仲懋送客歸江西(王浩) 自雲隱登韜光(邵祖平) 除夕  
懷瘦弟(王易) 北雁蕩(胡先驥) 宿外家感賦(柳詒徵) 仲通歸自美由滬往燕道出金陵聚語半日悵然賦此  
(胡先驥) 歲暮奉懷然父兼呈簡庵(胡先驥) 隔舍與懋齋(胡先驥)

詩錄二

庚子之亂會剛父比部携眷辟於平谷其友林君實夫偕往予亦以丐裝後至相處月餘會林俱作者時有唱和予亦奉  
答五律(張銑) 感秋八首(陳濤) 新秋雜詠(陳濤) 秋日從家君渡江登玉峰護國寺詩十六首(吳芳吉)

詞錄

一萼紅(周岸登)

名家小說 鈕康氏家傳(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M. Thackeray 著  
涇陽 吳宓 譯

第三回 青島傳書金錢骨肉 白頭話舊風雨滄桑

雜綴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續)

胡先驥

書評

評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劉伯明

# 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

美國白璧德教授撰  
胡先驥譯

按白璧德先生 Irving Babbitt 爲哈佛大學文學教授。而今日美國文學批評家之山斗也。與穆爾先生 Paul Elmer More 齊名。其學精深博大。成一家言。西洋古今各國文學而外。兼通政術哲理。又嫻梵文及巴利文。於佛學深造有得。雖未通漢文。然於吾國古籍之譯成西文者靡不讀。特留心吾國事。凡各國人所著書。涉及吾國者。亦莫不寓目。其講學立說之大旨。略以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學實業日益興盛。而宗教道德之勢力衰微。人不知所以爲人之道。於是衆惟趨於功利一途。而又流於感情作用。中於詭辯之說。羣情激擾。人各自是。社會之中是非善惡之觀念將絕。而各國各族則常以互相殘殺爲事。科學發達不能增益生人內心之真福。反成爲桎梏刀劍哀哉。此其受病之根。由於羣衆昧於爲人之道。蓋物質與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至極精確。故科學之盛如此。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事。則理智不講。道德全失。私欲橫流。將成率獸食人之局。蓋人事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事之律。以治人事。然亦當力求精確。如彼科學家之於物質。然如何而可以精確乎。曰絕去感情之浮說。虛詞之詭辯。而本經驗重事實。以察人事而定爲人之道。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新。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吾說之是。



否、合、於、經、驗、及、事、實、不、必、強、立、宗、教、以、爲、統、一、歸、納、之、術、但、當、使、凡、人、皆、知、爲、人、之、正、道、仍、可、行、個、人、主、義、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疵、此、所、謂、對、症、施、藥、因、勢、利、導、之、也、今、將、由、何、處、而、可、得、此、爲、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東、西、并、覽、今、古、然、後、折、衷、而、歸、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於、爲、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且、此、數、賢、者、皆、本、經、驗、重、事、實、其、說、至、精、確、平、正、而、通、達、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施、之、於、今、日、用、作、生、人、之、模、範、人、皆、知、所、以、爲、人、則、物、質、之、弊、消、詭、辯、之、事、絕、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而、功、用、長、在、形、式、雖、破、而、精、神、猶、存、此、卽、所、謂、最、精、確、最、詳、瞻、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人、文、教、育、卽、教、人、以、所、以、爲、人、之、道、與、純、教、物、質、之、律、者、相、對、而、言、白、璧、德、先、生、之、說、既、不、拘、囿、於、一、國、一、時、尤、不、憑、藉、古、人、歸、附、宗、教、而、以、理、智、爲、本、重、事、實、明、經、驗、此、其、所、以、可、貴、故、有、心、人、聞、先、生、之、說、者、莫、不、心、悅、而、誠、服、也、今、茲、率、爾、撮、述、自、知、不、免、失、真、白、璧、德、先、生、所、著、書、有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1908) 及 *The New Laokoon* (1910) 及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1912) 及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原、書、具、在、讀、者、可、取、而、觀、之、也、本、誌、行、將、撮、譯、先、生、之、書、以、介、紹、於、國、人、今、此、篇、原、名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登、載、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第、十、七、卷、第、二、期、民國十年十月出版 去、年、九、月、美、國、東、部、之、中、國、學、生、年、會、曾、請、白、璧、德、先、生、蒞、會、演、說、此、篇、卽、係、當、時、演、說、之、大、旨、以、其、論、特

爲吾國人而發。故首先由胡君先驥譯出。以登本誌。吳宓附識。

吾所見之中國人。多謂中國今日所需要者。爲一文藝復興。而與古昔完全脫離。今日中國文藝復興之運動。完全以西方文化之壓迫爲動機。故就其已發展者而言。亦僅就西方文化而發展。與東方固有之文化。無預也。予今茲著論之先。予宜聲明。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學教授之功課。卽係細究歐洲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之往蹟。及其與中世脫離之情形。并按跡此後思潮之趨向。迄於今日。予尤注意於十八世紀中第二次個人主義之發動。此種自十六世紀以來之西方運動。其性質爲極端之擴張。首先擴張人類之智識與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適與利用。此近代運動。一方則注重功利。以倍根爲其先覺。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組織與效率。而崇信機械之功用。一方則注重感情之擴張。對人則尙博愛。對己則尙個性之表現。此感情擴張運動之先覺。則十八世紀之盧騷是也。

綜此二者而觀之。人類全體須日進於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與安適。同時以友愛之精神。爲擴張感情之方法。以日進於親密。此兩運動合而論之。可稱爲人道主義。在其人道主義之人生哲學之中心。復有一進步之概念。蓋進步主義。實吾西方主擴張者之一種宗教也。十九世紀之人。每以爲科學發明。且同情心擴張。人類將日進於丁尼孫所言之聖神光明之域。然實則向大戰場而行。結果乃漸有厭惡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發展。卽爲對於前二百年來所謂進步思想之形質。漸有懷疑之傾向。如例

Dean Inge之 Idea of Progress 一。有人欲問。吾西方之脫離古昔。是否曾將數種重要之元素亦隨之而棄去。是書是。此書一九二〇年出版。否如德人所云。於傾棄浴水時。將盆中之小兒亦隨之棄擲也。以有此種棄舍之故。今日之所爭。乃非進步與反動之爭。而為文明與野蠻之爭矣。最近德國 Oswald Spengler 著一書。名為「西方之敗亡」。銷行數逾五萬部。盡人皆知。西方對於增加勢力。成效極大。但此勢力是否為犧牲智慧而得者。則應研究者也。

今日在中國已開始之新舊之爭。乃正循吾人在西方所習見之故。轍相對抗者。一方為迂腐陳舊之故習。一方為努力於建設進步有組織有能力之中國之青年。但聞其中有主張完全拋棄中國古昔之經籍。而趨向歐西極端盧騷派之作者。如易卜生、士敦堡、蕭伯訥之流。吾固表同情於今日中國進步派之目的。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歐西之機械。庶免為日本與列強所侵略。中國或將有與歐洲同樣之工業革命。中國亦須脫去昔日盲從之故俗。及偽古學派形式主義之牽鎖。然須知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苟一察此偉大之舊文明。則立見其與歐西古代之舊文明。為功利感情派所遺棄者。每深契合焉。

歐西之舊文明。半為宗教的。半為人文的。此二者之首領。為亞里士多德與耶穌基督。亦猶東方之有孔

子與釋迦牟尼也。某作者在哲學雜誌（Revue Philosophique）中曾謂亞昆那（St. Thomas Aquinas）之學說。合亞里士多德與基督之說而成。而與生同時之朱熹其所作之集註。實並取孔子與釋迦之說。故二人實可相提并論云。

今試問此東西諸偉大之舊文明。其中所含之智慧。究爲何物。苟或失此。則人類將自真正文明。下墮於機械的野蠻。此物究爲何耶。文化問題之重要。未有甚於今日者。蓋以今日物質科學之發達。已使社會中發生古昔未見之事件。全世界已因之而得有物質與經濟之接觸。卽如歐戰之結果。使棉價漲至每磅美金四角。美國南部黑人。以工價增長之故。致有力購製絲綢之汗衫。因之東京生絲之市場亦大發達。昔日中國道家所夢想之御空而行。在今日已成爲實事。由紐約至北京。或由紐約至阿根廷首都。不久或比十九世紀初由紐約至波士頓。且較速而安適也。無線電話等發明。全世界幾等於晤言之一室。試思若其所傳說者。若盡爲仇恨猜疑之言。若人類以種種機械。聯爲一大團體。而同時精神上。乃有相離而背馳之趨向。其結果將何如乎。

今試精確論究吾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卽文化與野蠻之對戰。由普通之文化。進而論中國之文化焉。古之人常多自詡其本國爲文明。而斥他國之人及其習俗爲野蠻。此數見不鮮者也。約翰生論希臘人。至德謨森尼（Democritus）乃云。彼在一羣類同野獸之蠻人之前演說。又云。據我之見。外國人皆

蠢奴也。中國古昔之人。此癖尤著。彼以爲中國爲文明世界。爲普天之下。其外皆邊徼之蠻夷。佛教固係自外傳入者。然韓愈之諫佛骨表。亦謂佛爲夷狄也。

吾亦未嘗不贊成中國古人之自尊其文化。至於此極也。但其弊在不承認他國文化之成績耳。茲請略述吾所見中國文化較優於他國文化之處。首要者。卽中國古今官吏雖腐敗。然中國立國之根基。乃在道德也。法國最有卓見之批評家尤柏爾 (Joubert) 之論中國人。曰。世謂中國種種情形不善。其然豈其然乎。中國人屢被外族征服。然一國之文化與兵戰之勝敗何關。其立國之久長。豈非其法律優美之明徵乎。正猶哲學學說之能應用而明晰者。則稱爲良學說也。今日各民族有能具如中國之古之法律。而其法律最少變易。爲大眾所尊重愛護研究乎。中國向來重視道德觀念。固矣。而此道德觀念。又適合於人文主義者也。其道德觀念。非如今日歐洲之爲自然主義的。亦非如古今印度之爲宗教的。中國人所重視者。爲人生斯世人與人間之道德關係。故康熙帝之聖諭廣訓。自人文主義論之。頗有足稱者。然其言及佛教與耶教。則皆惟存輕蔑而已。

但今日中國之功利感情運動。亦以文化與道德相標榜。惟其所謂文化道德者。亦正如吾西人今日之不惜舉其固有之宗教及人文的道德觀念。而全拋棄之。吾苦無暇引證吾說。或因之視吾爲武斷。然吾深信今日西方之運動。實無道德之觀念。但假道德之名耳。今試論進步之一義。常人莫不喜言進步之

說孔子之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進步也。但功利主義者。乃誤混道德與物質之進步。爲一物焉。

英國批評家 John Middleton Murry 著 *Evolution of an Intellectual* 一書。有言曰。讀近世史者。不難認明此次大戰。並非人類可驚之奇變。而實爲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之物質欲望。愈益繁複。竊奪文化之名。積累而成之結果。世所謂文化者。其作用有如一增殖之機器。人類之欲望。以之而增加。欲望不達時。勉求所以達之。於是機械變詐百出。其手段亦日增殘酷。(中略)今日之文化。舍繁複之物質發明外。別無他物。質言之。卽非文化。僅爲一種物質形態。冒有精神之名。而僭充者也。物質創造之方法。極爲新奇。使人在局中。不暇深思回顧。具有一種狂熱。乃自詡其狂熱爲道德。以僞亂真。致將道德與精神上重要之名詞。均混淆其意義。(中略)道德之名辭。已下降爲物質之名辭矣。(中略)今日已無足用之精神。制裁目下之問題。乃以何方法。而得此制裁耳。以上皆 Murry 之言也。

Disraeli 每謂英美之人。不知安適與文化之別。卽此安適一字。已可爲 Murry 所謂名辭混淆之例。昔人有言曰。惟苦人可得福。蓋安樂必生於憂患也。今日美國人。欲得其安樂。而不願經此層悲苦。此卽所謂大悖逆之樂觀主義之顯例也。不特功利主義者爲是也。彼感情主義者。亦混淆名辭之意義。強謂僅事擴張感情。卽足爲充分之道德。十八世紀中葉。近代各種革命。尙未發生之先。字典已先大變革。良知

一字。卽在此時。漸訓爲其今日之意義。昔以良俗爲內心微細之聲響。今乃以良知爲在社會間。大聲疾呼之事業。昔之良知爲戒已。今之良知則爲責人。此其大不同矣。

今欲治此名詞混淆與詭辨之弊。其法不宜專引古昔之舊說爲根據。彼既以近世自號。吾人卽宜以其道還治其身。而用近世批評的精神。以與之周旋。Mills以爲世竟誤以物質進步爲精神進步者。由於變更普通名辭意義之故。迴思西方首提倡批評精神之大哲蘇格拉底。其治當時詭辨家。與若輩胡亂拋棄古昔之行事所用之法。卽爲將所有之普通名詞。悉加以精確之界說。又迴思孔子之言。其門人問以治國之道。孔子乃以正名爲先務。今當效蘇格拉底與孔子之正名而審察。今日流行之各種學說。究與生人本性之實事符合與否。驗之於古而可知也。近人每自命爲實驗主義者。今當正告之曰。彼古來偉大之舊說。非他。蓋千百年實在之經驗之總匯也。故孔子之學說。不宜僅以其生後二千餘年之影響而判斷之。須知其學說實爲孔子生前數千年道德經驗之反影也。今請引已故法國大漢學家法國學院教授霞綱 (Charvannes) 之言曰。孔子當西歷五百年前。卽爲民族之先覺。取荒古之經籍。於其深奧之義理。加以精確聯貫之解釋。而昭示世人。又周游列國。大聲疾呼。力言其國古來逐漸積累而成之道。德切宜遵守無失。而時人之所以不能從之者。則以若輩艱於舍棄其安適與利益之故。然若輩亦覺孔子之言有無上之尊嚴。其遠古祖先所求的之真理之精神。逖聞之下。亦不勝其感動於五中也。此霞綱

氏之言也。

吾人今試就此積無量之實在經驗而成之孔教之舊說。以求解吾前此所云今日最重要之問題。卽如何而能使人類之精神統一。而非如今日機械之發明。僅使人類得物質之接觸。而精神仍渙散崩離也。孔子以爲凡人類所同具者。非如近日感情派人道主義者所主張之感情擴張。而爲人能所以自制之禮。參閱 Lionel Giles 所譯編之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此則與西方自亞里士多德以下人文主義之哲人其所見均相契合者也。若人誠欲爲人。則不能順其天性自由胡亂擴張。必於此天性加以制裁。使爲有節制之平均發展。但世人十之九如亞里士多德所云。寧喜無秩序之生活。不願清醒而寧靜。可見東西之人文主義者。皆主以少數賢哲維持世道。而不倚賴羣衆。取下愚之平均點爲標準也。凡願爲人文主義之自制工夫者。則成爲孔子所謂之君子。與亞里士多德所謂之甚沈毅之人。予嘗佩孔子見解之完善。蓋孔子并不指摘同情心爲不當。孔子屢言仁。中卽含同情心之義。不過應加以選擇限制耳。中國古代亦已有如西方今日之抱博愛主義者。孟子所攻墨子之徒愛無差等。孟子之言亦可用於今日。以正西方託爾斯泰之徒抱感情主義者之非也。夫彼君子之造福於世界。也不在如今人所云之爲社會服務。而在其以身作則。爲全世之模範。柏拉圖之釋公理也。謂之爲各治其事。至今日扶助貧民等事盛行。則幾將使人人皆越俎代庖。來治他人之事矣。今日彼芸人之田者。乃受尊崇。此爲昔之所未見。故或謂今日爲互相干涉之時代也。昔孔子稱舜之



端拱無爲而天下治。蓋欲效柏拉圖之所云。各治其事。舜亦自治己之事。卽爲他人之模範而已。上所言之人文主義。中國古時以一種教育系統維持之。此種教育。其後乃墮入僞古學派之形式主義。而自初卽有重大之缺點。凡此固無庸諱言。然爲今之計。宜注意。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故昔日科舉制度。雖甚不完備。然其用意固多可取者。蓋於彼千萬應試者。欲服官而治國者。必以人文的學問爲標準。而加以嚴格之選擇。其選擇之法。則一本平民主義。此種連合貴族平民之選擇精神。實爲歐西所未有。歐西之民治運動。大都以犧牲標準而成功。然吾意苟無曾受嚴格人文訓練之首領。則民治試驗將難有成也。中國古昔教育制度。過重記憶。斥之者宜矣。卽就此事而論。自盧騷著愛米兒一書。力攻記憶之後。今日西方教育。乃趨於他極端。吾人已忘却所謂選擇記憶之功用。此種記憶。在真正之人文訓練中。實至重要。吾人記誦佳詩格言。當時或不覺其奧理。然日後之經驗。每能爲之印證。兒童教育。既以幼年陶冶爲重要。則今世流行之兒童叢書。如 *The Tale of the Flopsy Bunnies* 與 *南瓜彼得* 之汗漫游等書。其影響於兒童之身心者爲如何。亦可知矣。

吾雖知中國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國之人。於舊日之教育。儘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縟節。孔教教育中。尋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當刪去不講。卽經籍亦有宜改易之處。如禮記中所載之禮文。多有與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無關。無異於孔子之不徹薑食也。又中國之人。并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學與機

械等以補中國之所缺。然吾以爲雖其末節宜如此改革。然中國舊學中根本之正義。則務宜保存而勿失也。蓋其所以可貴者。以能見得文化。非賴羣衆所可維持。又不能倚盧騷之所謂公意。及所謂全體之平均點。而必託命於少數超羣之領袖。此等人篤信天命。而能克己。憑修養之功。成爲偉大之人格。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於吾西方之人文主義者。則因其能認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孔教雖可敬愛。然究不得謂爲宗教。則今中國之新教育中。應否另有如何之宗教分子。亦宜研究。此問題過大。非忽忽所能畢論。故惟吾欲有言者。卽吾少時。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與梵文時。吾每覺本來之佛教。比之中國通行之大乘佛教。實較合於近日精確批評之精神。中國學生亟宜學習巴利文。今留美學生中。習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國佛教之往史。且可望發明佛教中。尙有何精義。可爲今日社會之綱維。就其實在影響於人生行事者論之。佛教之正宗與基督教。若合符節焉。

總之中國之人。爲文藝復興運動。決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從。今日歐西流行之說。而提倡僞道德。若信功利主義過深。則中國所得於西方者。止不過打字機。電話。汽車等機器。或且因新式機器之精美。中國人亦以此眼光觀察西方之文學。而膜拜盧騷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進步之虛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進而研究西洋自希臘以來真正之文化。則見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謀而有合。可總稱爲。遂古以來所積累之智慧也。今中國留美學生。潛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淵源者。不過五六人。實可慨傷。

至少須有百人爲此也。在中國國內各大學。均宜有學者。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比較講授。而美國各大學。宜聘勝任之中國教員。講授中國歷史及道德哲學等。如此則東西學問家。可以聯爲一體。十九世紀之大可悲者。卽其未能造成一最完美之國際主義。科學固可謂爲國際的。然誤用於國勢之擴張。近之人道主義。博愛主義。亦終爲夢幻。然則何若。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嚴。但求以中和禮讓之道。聯世界爲一體。吾所希望者。此運動若能發軔於西方。則在中國必將有一新孔教之運動。擺脫昔日一切學究虛文之積習。而爲精神之建設。要之今日人文主義與功利及感情主義。正將決最後之勝負。中國及歐西之教育界。固同一休戚也。

# 論中國近世之病源

柳詒徵

研究社會國家之盛衰利病者。必先求其原因。不可徒執現象以爲衡也。吾國近世之腐敗。中外有識者所共見。誠不可不求其原因。而思所以改革之者。然因有遠近。近者力鉅。遠者力微。其尤遠者則尤微。甚則索因過遠。所持以爲最近結果之總因者。乃正得其反面。蓋社會歷程。複雜繁賾。年禩逾久。其中層累曲折之變化逾多。第截取其兩端。以爲一國家一社會所由盛衰之因果。而加之以武斷。決無當於事理也。

今人論中國近世腐敗之病源。多歸咎於孔子。其說始於日本人。注一而吾國之好持新論者。益揚其波。某雜誌中歸獄孔子反復論辯者。殆不下數十萬言。注二青年學者。中其說之毒。遂誤以反對孔子爲革新中國之要圖。一若焚經籍。燬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起與列強並驅爭先者。余每見此等議論。輒爲之啞然失笑。非笑其詆毀孔子也。笑其崇信孔子太過。崇信中國人太過。以數千年來未能完全實行之孔教。此數字非宗教之教即孔子所言之道理耳竟認爲中國惟一之病源。對症下藥。毫不川其審慎也。夫醫家誤認病源。妄施攻伐。匪惟不能去病。病日益深。而無病之臟腑。受猛烈之藥石。元氣一潰。軀命隨之矣。日人不知中國內容。其視察中國之社會。誤從書冊尋求病源。無足責也。奈何以中國之學者。日擊中國之社會。飫聞中國之歷

史而亦妄施攻伐若是乎。

今之論者。詆孔子曰盜丘。謂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注三。凡可以致怨毒於孔子之詞。無所不用其極。余誠不解其何心。果如諸人之說。必先立一前提曰。中國人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數千年未之或替。舉凡近世內政外交教育實業種種不振。皆此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爲之厲階。則歸獄於孔子。吾誠不敢爲孔子平反。且亦將從諸公之後。鳴鼓以攻孔子。無如自有歷史以來。孔子之道。初未嘗完全實行於中國國家社會之中。以余生平耳目聞見所及。實行孔子所言之道理者。寥寥可數。而充滿於社會國家之人物。所作所爲。無往而非大悖於孔教者。從前尙有人執孔子之語爲護符。近則並此虛僞之言論而亦無之。而諸君乃不憚費其筆舌。誅此無拳無勇已死不靈之孔子。無乃慎乎。余非孔教會中人。第於此論不能不爲孔子作一辯護士。

諸君知吾國社會有一口頭禪乎。凡修身潔己言行相顧者。衆輒諡之以三字。曰書獃子。孔教之流傳數千年者。僅倖少數之書獃子。爲孔子延其不絕如縷之血胤耳。其他得志於社會。握權於國家者。大抵皆非書獃子。卽有之。亦不過千萬人之一二耳。自漢以降。號爲尊孔。而黃老法家。實爲治具。注四。盜賊無賴。擁有大權後。撫拾孔教儀文。爲之裝飾門面。譬之市肆。囤積雜貨。隨意售賣。第於門口。張一金製之招牌。則貨之良窳。當由肆中售賣者負責。不當責此黃金曰。汝何以不自愛惜。供商人之浪用。凡商貨之窳。

敝。皆汝金製之招牌之過也。某劄記中曾志節克生論美人於耶穌所傳之真理皆視爲具文。注五是金飾招牌。無國不有孔子。何辜獨爲罪府乎。

反對孔子之說。最足以煽惑今人之心理者。曰孔子尊君。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也。注六此等議論。實發生於單簡之腦筋。未嘗就一事之前後四方比較推勘。而輕下孟浪之語。無論孔子不獨尊君。且不主張專制。第就孔子時代言之。桀紂幽厲皆先於孔子者。也是果由何人學說演成。稍治歷史。卽知此說之不能成立。推而論之。法美未行民主制度以前。世界各國。自羅馬曾行一度共和政治外。孰非君主政體。其專制最甚之國。君若路易十四。尼古拉斯第一等。皆奉孔子之教者乎。君主專制同也。而孔教之有無不同。則孔教非君主專制之主。因必矣。講科學方法者。當知因果律。不可如是之武斷也。

次則科舉之毒。亦爲反對孔子者所藉口。科舉之爲善制與不當。別討論。今第認爲不良之制。是亦科舉自身之害。非孔子之害也。以利祿誘人。而假途於孔子之書。與假途於他人之書。其性質相等。唐宋之諺曰。文選爛。秀才半。曰蘇文生。啖菜羹。蘇文熟。吃羊肉。其目的在秀才羊肉。不在文選蘇文。其人之學問文章品行如何。蕭統蘇軾當然不能負責。持此以觀明清兩朝之試四書文。其流弊出於何方。斷可知矣。譬之腐敗之器。以盛魚肉。固腐敗也。以盛蘭桂。亦腐敗也。不咎其器。而咎其器之所盛。無有是處。假令當日行科舉之時。以老莊揚墨之言爲題。其讀老莊揚墨之書者。認爲考試出題之具。亦無異於其對於孔子

之書也。

中國近世變遷之關鍵有四次。曰道光壬寅。曰光緒甲午。及庚子。曰宣統辛亥。論者試一詳其歷史。即知孔子無與於近世之變遷。壬寅之釁起於鴉片煙。諸君試思孔子曾教人吸鴉片煙乎。當未戰之前。官民以吸煙爲樂境。商兵以運煙爲利藪。已歷有年。注七及林則徐實行禁煙。而穆彰阿琦善等齟齬之。注八所任者奕經奕山耆英伊里布等。以成江寧和局。而開租界。弛煙禁。禍中國數十年。至今未艾。彼彰穆阿琦善者。英等孰奉行孔子之教者。咸同以來。煙毒徧天下。家家有燈。市市有館。衰吾種族。墮吾志氣。是誰爲之乎。清季迄今。號爲禁煙。而軍官長吏富人貧子。冒禁吸食者自若。倚勢運售者自若。而孔子無與也。甲午之戰。國勢以積。然其時軍界中無實行孔教者也。咸同之際。湘軍多書生。而淮軍多無賴。李鴻章雖曰書生。矢口輒以俚語詈人。亦一合肥之無賴耳。自羅南李續曾國劉春死。湘軍不振。而勢權悉歸於淮軍。李鴻章以一身兼任外交軍事之衝。任用鬪茸卑鄙奸詐詭譎之徒。若葉志超衛汝貴龔照璵。若盛宣懷袁世凱洪述祖。其章章者也。甲午戰事雖敗。而北洋派之勢力至今猶在。今之督軍。多半昔之馬弁戈什哈。是等人足語孔教乎。今人縱健忘。第略繙東方兵事紀略。即可知敗挫之原因。注九然甲午戰後。軍界之腐敗。毫未改革。逃將潰兵。仍職行伍。頃始死之姜桂題即淮軍老將與口戰而逃走者也惟遣少年子弟赴德日各國學陸軍。歸而畀以高位。號爲改練新軍。塗飾人之耳目。余識一陸軍學生。嘗爲某總辦。新軍中之佼佼者也。予嘗叩

以軍事。渠曰：方今戰事，必須海軍禦敵於海上，陸軍無所用之。予等之練新軍，特裝飾門面耳。然此裝飾門面之新軍事學家，所日夕從事者，吸鴉片、煙、狎釣魚、巷妓、未嘗聞其頌孔子之道也。庚子之役，肇于那拉氏而成於剛端及拳匪，此三方者，又皆與孔子之教風馬牛不相及者也。當是時，稍讀孔子書者，皆知其事之不可行而不學無知之徒，卒成滔天大禍，貽我四萬萬人無窮之恥，無窮之累，而排外者又一變而媚外。榮祿、那桐、蔭昌、楊士驤、唐紹儀、徐世昌等，相繼柄任矣。損權辱國之事，史不絕書，而彼輩聿訴無恥，泰然安之，侵尋至於民國政府之統系，仍清季之統系也。余不知此等人物，曾行孔子教義若干條否也。辛亥革命，爲亙古未有之大事業，然真正革命家，犧牲生命，圖滅滿清者，大半已死於黃花岡之役。其奔走運動，迄民國成立，不變初志，雖然欲樹立民治主義者，殆無幾人。其餘僥倖因人，遂尸創造民國之功，攫黨費、獵勛位、購洋房、擁姬妾，大失國人之信用。此又信孔子之教，貽之禍乎？民黨之分子，既複雜矣，又與官吏盜賊，互相利用。如趙秉鈞、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陸榮廷、徐寶山、王天縱等，競掛民國之旗，瓜分滿清之遺勢，而穿插點綴於其間者，又有所謂名流、政客、學生、新聞記者，以至各地方之紳董、鄉棍、地痞、流氓，淄澠混淆，玉石錯雜，爭攘叫號，以談民治，或以武力，或以陰謀，或以金錢，或以清黨，翻雲覆雨，光怪陸離，以訖今日，是皆無關於孔子之教也。民國之主倡孔教者，獨康有爲、陳煥章耳。稔其爲人者，慮無不知其與孔子之教大相背戾，卽不知其底蘊而翕然從之者，幾何？中國今日之病源，不在孔子之教，灼



然明矣。

綜上所陳歸納言之。中國近世之病根在滿清之旗人。在鴉片之病夫。在污穢之官吏。在無賴之軍人。在託名革命之盜賊。在附會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諸人固皆不奉孔子之教。吾因此知論者所持以爲最近結果之總因者。乃正得其反而蓋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孔子教人以仁。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仁。不仁者非必如袁世凱陸建章陳宦湯薌銘等殺人如草芥。而後謂之不仁也。凡視全國人民利害休戚漠然不動其心。而惟私利私便是圖者。皆麻木不仁者也。拘墟之人不謀地方之公益。不知國民之義務。固屬不仁。而巧詐者託名公益。斂費自肥。其不仁尤甚。例如比歲北方之賑。南方之賑。皆以爲災民也。而彼承辦之官吏。目睹析骸易子。喝死溺斃之慘狀。曾無所動其心。而反因緣爲利。時時挪移賑款。以供黑暗運動彌補虧空之費。是尙有絲毫之仁心乎。其他地方慈善事業。號爲救災恤患者。無往非叢弊之淵藪。以鰥寡孤獨廢疾者之養。充董事員司揮霍浪用者。比比也。無官無民。皆是一邱之貉。故國家不能自立。地方亦不能自治。孔子教人以義。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惟知有利。舉國上下汲汲皇皇。惟日不足者。求得利之機會耳。革命一機會也。偉人攫資若干萬。獨立一機會也。軍人攫資若干萬。組閣一機會也。名流攫資若干萬。復辟一機會也。遺老攫資若干萬。借債一機會也。財神攫資若干萬。組黨一機會也。政客攫資若干萬。辦報一機會也。流氓攫資若干萬。買收

議員一機會也。擄客攫資若干萬。乃至興水利。倡實業。修道路。辦學堂。講自治。充代表。在書。馱子。視爲非謀利之事者。而非書。馱子。視之。在在皆謀利之機會也。往者官俸微薄。不能盡責人以廉潔。今則官俸倍蓰什伯於前清矣。而衙署機關局所上下之舞弊賺錢。亦倍蓰什伯於前清焉。縣官徵租。徵租有利焉。委員查煙。查煙有利焉。警察捉賭。捉賭有利焉。而釐卡稅局無論矣。銀行停兌。股票交易投機之業。頂踵相望。買賣議長。選舉議員。運動之事。公言不諱。小之至於商店之傭工。人家之雇役。無人不思得分外之財。卽無人不敢作非義之事。吾誠不解孔子以義教人。何以展轉數千年。產生如此。只知謀利之民族也。孔子之教。尙誠。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詐。僞。凡善于詐僞者。世卽頌之曰某某有手段。能辦事。否則嗤之以書。馱子矣。方清季初變法之時。愛國合羣之名詞。洋溢人口。誠實者未嘗不爲所動。久之而其用不靈矣。辛亥以還。經一度之激盪。五四運動。又經一度之激盪。而其效力。乃若經一度之激盪。遂失一度之信用者。無他不誠心之愛國。不誠心之合羣。一時雖可以手段欺人。未幾卽爲人所覺察。故無論何種好名詞。皆爲今人用壞。不可救藥。而世人猶以詐僞手段爲能辦事之信條。豈不哀哉。昔民報斥康有爲曰。康之爲人。但使對人說謊。能經五分鐘。而後爲人所覺者。亦必不憚施其謊騙。今則凡活動於社會者。人。康有爲也。人人。康有爲。孔。教。之。不。淪。亡。者。幾。希。矣。孔子之教。尙恕。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責人。而不克己。家庭則子怨其父。婦責其夫。社會則友朋相欺。同業相妬。凡語及其對面之人。必吹垢索瘢。務極

醜詆而後快。一團體之結。則互相攻擊焉。一機關之立。則爭肆排擠焉。務私圖者。固爲人所不容。謀公益者。尤爲人所不容。非巧猾圓活。在在皆得人之歡心。不能立足於一地。故在今日。雖似輿論有力。公理漸昌之時。實則輿論毫無價值。爲衆人所承認者。未必賢。爲衆人所擯斥者。未必卽不肖。然又以輿論之混淆。不肖者轉可藉此以自辯。攻者益力。守者益堅。而全國成相罵之世界矣。吾每見青年子弟。開口論人。動曰某事有何關係。某事有何私圖。吾輒服其閱歷之深。過於成年。然又懼其胸中已有如此機械。處處以刻薄之心待人。後此之社會。將益不堪問矣。孔子之教。尙學。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說學。官吏軍人。商賈農工。固不學。卽學校中人。亦不得盡謂之學者也。職員以辦事爲能。學生以文憑爲主。教員以薪金爲要。所謂學問。特此三者之媒介耳。與學數十年。糜金數千萬。而研究世界學術。卓然有所發明。可與世界學者抗衡者。有幾。研究中國學術。卓然有所發明。可與從前學者頡頏者。又有幾。吾言至此。吾不忍言矣。

總之。孔子之教。教人爲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爲人。但知謀利。故無所謂孔子教。徒縱有。亦不過最少數之書。獸子於過去。及現在。國家社會之腐敗。絕無關係。論者不察此點。誤以少數書。獸子。概全國人。至以孔子爲洪水猛獸。殊屬文不對題。今人不但官吏軍人盜賊無賴。腦筋中絕無孔子之教。卽老舊之讀書人。講訓詁。講考據。講詞章金石目錄。號爲國學國粹者。余亦未敢遽下斷語曰。是皆深知孔子之教。篤信

而實行之者。蓋孔教之變遷失真。亦已久矣。責孔子者。以綱常孝弟爲孔子誤人之罪狀。注十不知今人何嘗講綱常。講孝弟。不必待諸君提倡非孝而後然也。往見某侍郎家慶壽。宴客若干席。徵文若干篇。似其子固孝其親者也。然其家庭雖號同居。不但父子分爨也。卽老夫婦亦分爨。子若婦日饜肥甘。老父及老母不能染指也。社會實情。筆不能罄。論者但須就社會詳加觀察。卽知吾言非過事偏激。好爲孔子辯。誣要知今之慶壽出喪。廣徵詩文。大張聯幃。酒食累日。儀仗塞途者。絕非孔子之所謂孝。孔子若生於今日。亦必不認此等人爲孝子。而昔之所謂九世同居一門雍睦者。皆係歷史上之陳言。文章家所搬弄。執之以求於今之社會。邈然無遺迹可尋也。北京上海者。吾國社會人物集中之點也。諸君但歷觀之。賭博冶遊。投機。局騙。吸鴉片。聽戲劇者。充溢於闌闔。盛服靚妝。高車駟馬。招搖市塵。徵逐館舍。不聞有口孝弟而行曾閔者也。無論真正實行孔子之教者。不易一二覩。卽所謂假道學僞君子。亦復不可多得。諸君又何必抵死責備孔子爲彼非書。馱子者。嫁禍乎。

雖然。余有一私議焉。今日社會國家重要問題。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敗壞社會國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爲也。苟欲一反其所爲。而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焉。則必須先使人人知所以爲人。而講明爲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諸君不信吾言。請觀反對孔教者之言。某某者。反對孔子之教最堅最力者也。然其所持愛國主義。曰勤曰儉曰廉曰潔曰誠曰信。注十一問無一不出於孔子之教也。卽使

變其名詞。易爲西語。昭示於人曰。吾所持者非孔子之教。亦復無害。何則。孔子固不必使人挂招牌。實心爲人者。亦何必挂孔子之招牌。但令其道常存。天壤卽無異。孔子常存。天壤矣。今人所講之新道德。絕對與今日腐敗人物所行所爲。不兼容而絕對。與孔子所言所行相通。所爭者在行與否耳。言之而不行。孔子一招牌也。德摸。克拉西。一招牌也。以新招牌。易舊招牌。依然不成人也。言之而行之。雖不用孔子之教。吾必曰。是固用孔子之教也。

注一 章炳麟檢論訂孔篇。日本有遠藤隆吉者。自以爲習漢事。其言曰。孔子出於支那。則支那之禍本也。

注二 某雜誌論孔子平議。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文。

注三 某雜誌家庭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盜跖之爲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儒家以孝弟二字爲二千年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貫徹始終而不可動搖。使宗法社會牽掣軍國社會不克完全發達。其流毒誠不減於洪水猛獸。

注四 漢書元帝紀。元帝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注五 藏暉室劄記。與友人節克生君談宗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以爲專事虛文。不求實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於耶穌所傳真理。則皆視爲具文。

注六 孔子平議。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

注七 碑傳集金安清林文忠公傳英會赴天津海口投書直督琦訴冤抑琦遂密陳撫意擠公所爲樞臣內助之 中西紀事方琦相之入粵議撫也穆相有力焉是時穆相立滿首揆之席凡軍國大事皆穆相主之

注八 中西紀事黃爵滋奏議曰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統袴子弟習爲浮靡嗣後上自官府搢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煙入口

注九 東方兵事紀略海軍篇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碁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羣閩人之上遂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金旅篇趙懷益守砲台倭人未至金州時懷益已令人至煙台售其所存軍米及倭人撲壘懷益於大連碼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 營務處龔照璜以金州陷旅順陸道絕大懼逃渡煙台赴天津李鴻章斥之復旋旅順自照璜之逃旅順軍民滋皇惑船塢工匠羣搶庫銀分黨道掠

注十 某雜誌通信三綱之義效法古人之說實宗法社會之缺點亦孔子全副精神所貫注者也

注十一 某雜誌我之愛國主義曰勤曰儉曰廉曰潔曰誠曰信

# 各種字典詞典

實用大字典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本書供普通檢閱之需政學商界無不適用

中華中字典

精裝一冊  
三元

本書以中華大字典為藍本編制完備檢查便利附有插圖以資參證

博物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

本書凡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礦物學各科名詞無不搜羅完備解釋詳明並附學名中西對照表檢查極便

新式理化辭典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凡理化上名詞術語無不完備圖表詳明尤適應用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精裝一冊  
一元

本編凡通用之字縮寫之文無不完備英漢雙解明白易解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新式英華詞典

精裝一冊  
二元

右二種以韋白司德大字典為藍本字數約四萬釋義明晰極適應用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

精裝一冊  
七角五分

應用之字應有盡有釋義明確簡而不繁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

布面一冊  
二元

本書選字二萬餘凡發音重音文法類別科學名詞以及應用新字無不完備

德華字典

精裝一冊  
五元

書為馬君武先生編通用之詞應有盡有譯解詳確符號明晰習德文者手此一編可以事半功倍

# 文德篇

繆鳳林

文德之名始見王充論衡。佚文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

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魏書文苑傳清章學誠嗣之。乃謂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

知文德。文史通義文德皆語焉未備。其在西洋。則曰「文學之良知」。英名 literary conscience學者按時立學。較此土爲詳

瞻。茲綜合各家緒論。條爲五事。著之于篇。

一。不志乎利。四字見韓昌黎答李翊書。惟少闡發。英國文學評論家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生於

八百二十二年。歿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爲英國最偉大之文學評論家。生平以衛道自任。謂真正

之文化。在完成個己以完成人。見氏所著美與智 *Beauty and Truth* 及文化與世亂 *Culture and the World* 兩書。則極主之。安氏以其時英國之報紙。或爲民黨之機關。或爲王黨之耳目。或爲反對者張目。或爲

庸人之代表。因其關係之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無真正之是非也。著「文學評論在今日之功用」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明揭評論應循之途徑。綜以一字。譯卽云「不

志乎利」 *disinterestedness* 此其內涵甚廣。要在志潔行廉。特立獨行。超然於實利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以不偏不頗之心。惟真理之求。識此世所。知所。思之。至善爲天下倡。而爲人羣之準則而已。世之衰

也。金錢萬能。無行文人。遂以文章爲逐利之資。或爲碑傳以歌頌功德。利其潤筆。或趨奉編者主筆。仰



望取與。甚或兼營政客。供黨魁之驅使。結果所至。凡有述作。一以實利爲南針。利之所在。雖顛倒黑白。亦所不惜。文學之役於金錢也久矣。抑知文之至者。初未必有實利。可圖。揚子雲之作太玄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而爲官落拓。貽人尙白之誚。彌兒頓之著 *Paradise Lost* 也。悲天憫人之懷。其詞可以動鬼神。而裂金石。而脫稿後。僅售十磅。良以文以載真善美。非器具也。雖勉強成篇。非裨益讀者奚取焉。而爲此文者。宜專心致志。以爲文。毫無利祿之念。存乎其中。如此。乃可望傳於不朽。此則文學之真價。遠超物質經濟之上。而亦文之所以爲大也。歷來文人。凡屬自好者。鮮不以受賕爲戒。若揚子雲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韋貫之之拒絕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至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見日知錄引新唐書亦以文者非可以貨取也。今日者作書計值。投稿受酬。固已視爲正軌。乃至以西洋文學未涉藩籬之人。而繙譯文學叢書。慣作儉香惜玉小說之輩。而以新文學相號召。謬種流傳。利令智昏。不僅以文爲器已也。昔者郎迦南 *Longinus* 氏爲希臘第二大文學評論家。僅次亞里士多德。唯其生歿年月已不可考。約當紀元後一世紀耳。之答泰蘭登 *Terentian* 書也。謂當今之時。舉世滔滔。耽於名利。漠視仁義。何能期優美文學之產生。見氏著 *On the Sublime*其吾國此日之謂乎。非有不志乎利之文學家出。其何以挽此頹風哉。

一不趨時勢。尼采之論世也。謂天才與庸衆常衝突。尼氏之哲學。建基於此二元論之上。其說原有流弊。惟其所言。證之以文學家之遭際。常與世相違。不趨時勢。而益信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

醒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溫蠖。此屈原之不趨時勢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此柳子厚之不趨時勢也。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此韓昌黎之不趨時勢也。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余獨就而學之。不追時好而趨勢利。此歐陽永叔之不趨時勢也。原諸家之出此，初非好爲矯飾，實以陽春白雪和者三四，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千古之定例，文之至者，每不爲時人所賞鑒。故文人欲所作傳於後世，自不能不與時人相遠。且文章垂訓，如醫師之用藥石，貴在補缺救偏，豈敢推波助瀾。若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裘，則何貴有此哉。然諸家雖不受知當世，亦不肯稍低其理想，自諧於流俗。此則逆流之精神，嶄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而其遺文之垂於後世者，亦絕不患其湮沒無聞。蓋文之佳否，以萬世爲公判，用功者深，收名者遠，其道當然。向使諸氏者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愛麥生 Emerson 氏生於一八〇三年，沒於一八八二年，爲美國文學史上之泰斗。曰：大思想家在當世雖遭人非難，二十年後當可轉移世界。文家之不趨時勢，實有同然。特其影響於人羣，或更在二十年後也。古之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則思垂空文以自見。蓋謂此夫。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順應世界潮流之聲浪，喧盈耳鼓，因有舊文學皆死文學等謬論。豈知文學之可貴，端在其永久性。本無新舊之可分。古人文學

之佳者。光燄萬丈。長行且與天壤共存。而文家之所貴。尤在屹然獨立。惟道是從。能轉移風氣。而不爲世所污。將爲人羣之明星。導之於日上之途者也。末世橫流。必有不趨時勢者出。作中流之砥柱。或能挽狂瀾於既倒。非然者。其不由順流而趨下流。復返野蠻者。幾希矣。

三不尙術。爲文之道。亦多端矣。或緣情綺靡。或體物瀏亮。或披文相質。或纏綿悽愴。或博約溫潤。或頓挫清壯。或優游彬蔚。或精微朗暢。或平徹閑雅。或煒曄譎誑。然此皆放言遣辭之爲變。而絲毫無與於術術者。欺世盜名之方。沽名釣譽之具。政客之所慣用。而文人所宜擯斥者也。世風不古。爲術滋多。簡以言之。厥有五端。一曰標榜。二曰假勢。三曰乘機。四曰籠絡。五曰恫嚇。(一)標榜者。一文之作。屬在同黨。轉輾贊引。一書之成。序文連篇。呶呶不休。夫文之有價值與否。存諸自身。非標榜所能爲力。而今人所作之文。尤不宜妄加褒貶。一以未經論定。二爲避恩怨之嫌。文心雕龍。時序才略二篇。詳論古人。皆闕當代。西國大學文科。學程及著文學史者。多不收生存之作者。卽屬此意。若標榜出之。自贊則更無恥之尤者矣。(二)假勢者。恐己名之不足。藉己文而顯。乃借他力以增其聲價。在昔託跡於賢士大夫之門。今則乞靈異國之學位。或最高學府。夫文學爲獨立之事。依傍爲高。無論其造詣若何。卽此依傍之心。已甚可鄙。昔者安諾德任牛津大學詩學教授。爲文評蘭德 *Virgil* 所譯之荷馬史詩。蘭德辯詞。有安氏爲大學教授。地位甚尊等語。安氏答文。略謂吾不惟不借重學校。且不欲用教授之職名。蓋

吾所作文。吾自負全責。不欲有所憑藉。而吾之同事。皆博學而多譽。吾自愧不如。更不敢自居教授之名。因吾之謙陋。而並使人鄙夷諸同事也。見所著 Preface to Essay 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 此雖安氏之虛懷。亦文學不假勢

力之明證也。(三)乘機者。窺時人之所好。不問是非黑白。推波助瀾。以博羣衆之歡心。而一己獲其實惠。夫文以載道。要在牖民覺世。不當隨順流俗。否則以誤傳誤。必將起縛靡已。真學者起。又須重解其縛。惟先入爲主。縛者易而解者難。事之可痛心。無復逾於此矣。(四)籠絡者。懼聲勢之不厚。見若人之有爲。乃卑躬以牧。誘之名利。或預爲培植。結以歡心。使人彀中而爲我用。夫友聲之求。全在志同道合。合則留。不合則去。萬不宜參以手段。觀山濤爲選曹郎。舉嵇康自代。康答書拒絕。是在真有風骨者。手段亦無所用之。其能籠絡得之者。非愚而受欺。卽可以貨取。至施者之卑下。則更不待言矣。(五)恫嚇者。言不衷理。恐人反詰。作爲高壓之論。先發制人。或肆口嫚罵。令人望而生畏。夫文人之可貴。首在志和音雅。心醇氣平。學猶其次。故實齋之言文德。歸之臨文主敬。其在論辯。則上焉者不以己之所能。顯人之不能。或以己之不能。忌人之能。次焉者。文中亦不宜涉及個人。按西國有學問爲公 (Impersonal) 之義。議論辯駁。不能攻訐個人。載在法律。吾國年來報章。他無所表見。惟嫚罵則已。或積習。學術界之野蠻。不圖生此文明之世。而躬見之也。黨同伐異。惡聲加人。是爲最下。其所言之無理。則更不足責矣。凡此五術。皆政客之伎倆。乃自提倡新文化以來。文學界中。莫不畢具。事實昭彰。茲不贅述。余所不能已於言者。卽文學爲真善美之結晶。至爲高尚純潔。政客之術。決不能用之於文章也。

四不濫著述。吾國學者之言著述。其義有二。一曰言之有物。一曰言之有益。章實齋曰。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已也。文史通義文理此有物之說也。顧亭林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錄卷十九此有益之說也。合此二義所爲之文。乃爲古人之所未及。就而爲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其文遂非短時所能成。亦非淺嘗者所能作。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皆以文名。然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而習之無詩。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亦皆以文名。然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而師魯亦無詩。蓋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皆所不免。二子之無詩。蓋自知非所長。故不作耳。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多矣。司馬遷之作史記也。前後共十八年。書成而刪訂改削。又四五年。趙雲崧廿二史札記卷一張衡之作二京賦也。精思博會。十年乃成。漢書本傳蓋其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銓衡應繩。費時自多。而爲文之道。既成而視之。雖極自然。其作詩實極慘淡。未可以速致也。今之人。昧於此義。於是有率爾以從事者矣。有不知而妄作者矣。洋洋萬言。下筆立就。出版之書。汗牛充棟。計其量非不多也。計其質則非言之無物。卽言之無益。其十九且并此二者而兼之。子程子曰。後之人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答朱長文書殆可爲今日寫照。抑知文

章之傳必有其不可磨滅者在。否則生時雖榮沒則已焉。後世之判斷至嚴而公允。能欺一時者固不能欺萬世。約翰生 Dr. Johnson 生於一千七百零九年。卒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爲英國十八世紀最大之文學家。所謂人之著述除一己外。別無人能推翻之也。狄昆西 DeQuincy 生於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卒於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其間只二十餘年耳。吾英國國中之文學書已增至五萬冊。其舶來者尙不計焉。此五萬冊中。今猶生存者。恐不及二百冊。其能傳至數百年後者。恐不及二十冊。其中曾經人翻閱過者。恐不及五六千冊耳。見所著 Style 其言深切著明極矣。何時人之不悟哉。是故爲文而願覆瓿則已。否則必以不濫著述爲第一義。韓子曰。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決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 此則吾人所當奉爲圭臬者。

五不輕許可。文人不能相輕。亦不能濫相推許。歷觀各家評論之書。如文心雕龍詩品之類。彌綸羣言。深極骨髓。擘肌分理。唯務折衷。蓋文人。有知識之貞操。未可漫無標準。取與之間。更不能絲毫苟且。艾南英所謂許人一文。尙如許人一女也。其在西洋。則有文學評論爲文章之司命。評論家大都學力精粹。矜重其辭。一字昇黜。華衰蕭斧。自非青萍結綠。不足當其選。而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成爲定論。文學之標準。既常保持。文學之價值。因以不墜。年來報章評壇。恬不知此。新書之出也。本無何等價值。而紹

介之者。尊爲名著。夏蟲井蛙。可笑可憐。其尤不可爲訓者。卽濫序是。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苟作書之旨。旣明。卽可無序。否則亦一序已足。故書不當有兩序。更不可濫爲人作序。嘗考古人爲人作序之義。蓋有二端。曰不苟。曰不妄。唐莊充請杜牧序其文。牧答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此不苟之義也。李光地注易成。乞序於方苞。歷數年不成。苞嘗曰。我方研習周官。易未暇細究。徒說不關痛癢之語。何益。計不如不作耳。此不妄之義也。然綴文之士。皆思託人以傳。有所述作。每不惜向當世大人先生求序。而爲之大人先生者。亦往往不能自貞。其爲士林所詬病也久矣。值今以新文化號召之日。意謂此風當可少革。孰知在彼提倡者之自身。且變本加厲。學雖未究。可爲之序矣。書雖未見。可爲之序矣。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序。其若人之謂乎。夫所貴乎許可者。爲其平日不輕於許可。而其所許可者。則皆最精而不可淘汰者也。今若此。不第破壞文學之標準。有忝貞德。其所言亦與其所許可者同其命運。以文人自期者。可不於此三致意哉。

語云。言爲心聲。文爲心相。文德之不修。人格之何有。際此文學界黑暗重重。每况愈下。推原其故。要皆文德之墮落。有以致之。而其影響所及。且將舉人格而斷喪之。不僅文德之墮落已也。績學之士。或諱疾忌醫。或不屑置喙。相率愬而不言。瞻念前途。心所謂危。因忘其譴陋。略述管見。藉作後此初枕。自勉勉人而

已。若夫其言之淺俚。固不值通人一晒也。





# 片機聲留音國華中



## 教育部審定 教育部特派王璞讀音

●注音字母頒布後 各學校都要用國語了 ●國語教授的困難 在讀音不準確 國語教授的困難 在語法語調的不明白 ●本局於民國九年秋決定製造國音留聲機片 經過了許多困難方才成功 ●這個留聲機片是教育部特派王璞來上海發音 又派黎錦熙來審查 ●王先生於注音和會話極有研究 現任北京讀音統一籌備會會員 注音字母傳習所所長 國語講習所和北京高師女高師教員 ●黎先生是音韻學大家現任教育部編審員 國語統一籌備會員 國語講習所教員 ●這機片共六片計十二面分十二課 國音六課 凡字母拼音五聲都完全的 國語六課普通語法大概都有了 另附課本一冊全是正文 可以對着片子聽 說明書一冊把發音語法等詳細說明 學的人只要肯用心研究 國音國語儘可在幾個月裏畢業 ●這機器是用百代公司寶石針的 無論用多少時候不會壞的 如果已經有百代公司唱戲機的 可以只買國音片 不必買機器 ●來函請寄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總店國音留聲機部

(價值)機片六枚計十二面;連機器實售七十四元。只買機片,實價四十元。機器不單賣。

特價一次繳清,照實價九折。

分期繳款,不折不扣,先繳半價,即可將機片取去,餘款一年內繳清,但須機關蓋印,經手人簽名蓋章。

(發售地點)上海中華書局各省分局及各地書坊

中華書局謹啓

## 論批評家之責任

胡先驕

今之自命新文學家者。每號召於衆曰。中國學術所以陳舊無生氣之故。厥爲缺乏批評。無批評則但知墨守。但知盲從。吾人之責任。在創立批評之學。將中國所有昔時之載籍。重行估値。此言一出。批評家之出產。乃如野菌之多。對於國學。抨擊至體無完膚。同時所謂新創作之出現。亦如細菌繁殖之速。然細尋繹之。不但有價值之創作。固鮮。卽有價值之批評。亦如鳳毛麟角。其故何哉。蓋批評創作。極非易事。就創作而言。天才極爲難得。有天才矣。而智識界之風尚。學術之精神。其足以轉移天才之趨向者。正在顛危振蕩之中。至使天才失其發展之依據。此現象不但於中國爲然。無論在何國文學史中。皆常有之也。至於批評。則吾國文學界之往史。略與英國同。皆長於創造而短於批評者。且吾國人富於感情。深於黨見。朱陸之異同。洛蜀之門戶。東林復社。屢見不鮮。加以舶來之偏激主義。爲之前驅。遂使如林之新著作中。舍威至威斯 Wordsworth 所詆爲「僞妄與惡意之批評」外。殆無他物。流弊所屆。至使固有文化。徒受無妄之攻擊。歐西文化。僅得畸形之呈露。既不足以糾正我國學術之短。尤不能輸入他國學術之長。且使多數青年。有用之心力。趨入歧途。萬劫不復。此大可哀者也。欲救其弊。厥爲改革今日之批評。標明批評家之責任。使知批評事業之艱巨。不私者。反主。歛手。卽堪任批評之責者。亦宜念社會付託之重。審

慎將事。不偏不黨。執一執中。則半稜以後。不但批評學可在吾國開一紀元。即新文學之前途。亦庶乎有  
多矣。

就今日批評界之缺點觀之。批評家之責任。亟宜鄭重揭櫫者。有下列數事。

(一)批評之道德。批評家之責任。為指導一般社會。對於各種藝術之產品。人生之環境。社會政治歷史之事蹟。均加以正確之判斷。以期臻於至美至善之域。故立言首貴立誠。凡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逢迎社會博取聲譽之言。皆在所避忌者也。今之批評家則不然。利用青年厭故喜新。畏難趨易。好奇立異。道聽塗說之弱點。對於老輩舊籍。妄加抨擊。對於稍持異議者。詆謔罵無所不至。甚且於吾國五千年文化與社會國家所託命之美德。亦莫不推翻之。夫孔子之學說。為全世界已往文化中最精粹之一部也。今不聞有批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之言。而對於孔子。乃詆之不遺餘力。甚且謂孔子學說與民治主義不相容。豈非利用青年厭故喜新。好奇立異之弱點乎。又如中國文言之別。決非希臘拉丁語與英法德語之別也。必牽強引為一例。以證明古文為死文字。語體文為活文字。寧非利用青年西學根柢淺薄之弱點。故作此似是而非之言乎。又如錢君玄同中國舊學者也。舍舊學外。不通歐西學術者也。乃言中國學術無絲毫價值。即將中國載籍全數付之一炬。亦不足惜。此非違心過情之論乎。胡君適之乃曲為之解說。以為中國思想界過於陳舊。故錢君作此有激之言。夫負批評之責者。其

言論足以左右一般青年學子。豈容作一二有激之言乎。其父殺人。其子行劫。錢君等國學尙有根柢者。猶作此言。則一般青年。不知國學門徑。但以耳爲目者。其言之不將猶甚耶。又如林琴南之譯小說。固亦有短處。其長自不可掩。其文辭之優。尤不待言。乃尋疵摘瑕。至詈之爲不通。繼復勸中學學生。讀其早年所譯之小說。以爲作文之模範。批評家之言論。何前後不符如此之甚也。又如胡君適之。創白話詩者也。抨擊舊體詩。不遺餘力。認一切詩之規律。爲自由之枷鎖。揀考者也。曾幾何時。又改作舊詩。且謂惟舊體詩。爲能有風韻。夫舊體詩之能有風韻。胡君在美國作舊體詩時。寧不知之。而於主張白話詩時。何一不言及。直至今日始標明之乎。若前此果不知也。則是所造淺薄。見解未定。乃敢遽操批評之工具。以迷惑青年之視聽乎。又如沈君尹默之新詩。其格調衆目共覩。而尤爲胡君適之所深悉者也。而李杜蘇黃之詩之優美。亦胡君所知者也。胡君在北京導報紀念冊中。論中國文學之改革。乃云。新詩內容之精美豐富。遠在舊體詩之上。其欺西人不通中文。不能讀李杜蘇黃之詩耶。抑果信沈君鷓子三絃等詩。勝於杜之北征石壕吏。李之古風蜀道難。韓之秋懷。蘇之和陶等詩耶。要之。修辭不立其誠耳。法國十九世紀大批評家聖鉢夫 *Sainte-Beuve* 之言曰。吾法人所重視者。不在吾人是否爲一種藝術或思想之作品所娛悅。亦不在是否爲其所感動。而在吾人爲其所娛悅。爲其所感動。而稱贊之。之是否合理。安諾德 *Ernest* *Arnold* 謂法人對於知識事件。有一良知。對於文學。有是非區別之信仰。深信其對於是者。必須

崇仰皈依之。而附於非者。實爲大恥云云。蓋謂對於藝術之感動。尙須加以理性之制裁也。然則對於吾國批評家利用人類之弱點。故爲違心之論。以博先知先覺之虛譽者。將何如乎。此吾立論首先揭發批評之道德也。

(二)博學。批評之業。異於創造。創造賴天才。故雖學問不深。亦能創造甚高之藝術。至批評則須於古今政治歷史社會風俗以及多數作者之著作。咸加以博大精深之研究。再以銳利之眼光爲綜合分析之觀察。夫然後言必有據。而不至徒逞臆說。或撫拾浮詞也。故在今日。欲以歐西文化之眼光。將吾國舊學重行估值。無論爲建設的或破壞的批評。必對於中外歷史文化社會風俗政治宗教。有適當之研究。而對於中國古籍如六經諸子史漢魏晉唐宋元明清諸大家著作。西籍如希臘拉丁英德法意諸大家之文學及批評。亦皆加以充分之研究。苟翫縷之。卽以文學論。在中國舍經史子外。至少應瀏覽屈原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班固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庾信徐陵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白居易韓愈孟郊李賀張籍柳宗元李商隱杜牧溫庭筠李後主歐陽修晏殊梅堯臣王安石蘇軾柳永黃庭堅陳師道周邦彥陳與義范成大姜夔陸游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史達祖吳激元好問虞集高啟劉基歸有光阮大鍼王夫之黃宗羲錢謙益魏禧吳偉業王士禎朱彝尊吳嘉紀方苞納蘭性德姚鼐惲敬鄭珍蔣春霖陳三立鄭孝胥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趙熙諸家之集。再及傳奇小說筆記詩詞話

等雜著。在歐西文學。至少須瀏覽 Homer, Aeschylus, Sophocles, Plato, Aristotle, Plutarch, Cicero, Dante, Chaucer, Spenser, Shakespeare, Milton, Dryden, Defoe, Swift, Akdison, Pope, Fielding, Gray, Goldsmith, Burns, Johnson, Wordsworth, Coleridge, Byron, Shelley, Keats, Scott, Carlyle, Macaulay, Dickens, Thackeray, George, Eliot, Tennyson, Browning, Arnold, Ruskin, Irving Rabbitt, Paul Elmer More, Montaigne, Corneille, Molière, Racine, Bossuet, Voltaire, Rousseau, Chateaubriand, Lamartine, Hugo, Balzac, Dumas, Sainte-Beuve, Renan, Lessing, Schiller, Goethe, Heine, Tolstoy, Turgenev, Ibsen, Brandes 諸家之著作。以上所舉。幾爲最少。甚且不足之限度。若欲僅周覽一過。已非十餘年不能蕺事。若更欲稍加博覽。則至少必加一倍之數。今方涉獵一、二家當代作者之著作。或一國一派之文學。甚而拾人唾餘。略知名字。便欲率爾下筆。信口雌黃。幾何不非誣卽妄也。吾知有在學校英文未能及格。從未得見兩週評論報 *Fortnightly Review* 所登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原文之學生。竟率爾攻擊莎士比亞文學上之地位矣。吾知有翻譯英文會客室 *Drawing room* 爲圖畫室之學生。亦批評訕笑他人之文矣。此等少年矜躁之習。在今日學術銷沈之時。固不獲免。然苟真欲在吾國立批評之學。將中國固有之典籍重行估值。則必非近日所謂新文學家者所能勝任也。故吾謂今日批評家之責任。在博學也。

(三)以中正之態度爲平情之議論。吾國文人素尙意氣。當門戶是非爭執至甚之時。於其所喜者。則升之於九天。於其所惡者。則墜之於九淵。漢宋之爭。今古文之爭。朱陸之爭。洛蜀之爭。古文選體之爭。唐詩宋詩之爭。幾何非獨擅其場。不容他人置喙者耶。且每因學術之相非。而攻及個人。或以個人之相非。而攻及學術。如孫觀之詩。在宋人之中。當首屈一指者也。而徐問曰。觀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嚴嵩阮大鍼之詩。不但爲有明一代所未有。且爲中國詩家有數之著作也。乃以其人品之卑劣。遂使其集不能流傳。鈴山堂集猶有刊本。詠懷堂詩則僅有傳鈔之本矣。又如魏晉六朝之文。固尙駢偶。駢偶固不可爲一般文章之準則。桐城固時嫌過於謹嚴。時或枯窘。然未必卽爲謬種。爲妖孽也。又如寫實主義。固有一日之長。然不得以金瓶梅。黑幕大觀等小說。偶具有寫實主義之外貌。便贊美宏獎之也。在真正之批評家則不然。倍根大哲也。馬可黎之評之也。一方面固極力推崇其學術。一方面復不能不訾議其道德。格蘭斯頓之宗旨政見。與馬可黎異者也。馬氏之評之也。一方面固極非議其見解。一方面復加以相當之贊美。威至威士 Wordsworth 固爲辜勒律已 Coleridge 之好友也。辜氏之文學傳紀 Biographia Literaria 中。乃極評鷺其議論見解之非。同時復贊美其詩不遺餘力。托爾斯泰固莫雅 Paul E. More 所大加譏彈者也。然同時承認其爲大藝術家。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批評之要件也。今之批評家。猶有一習尙焉。則立言務求其新奇。務取其偏激。以駭俗爲高尚。以激烈爲勇敢。此大非國

家。社。會。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夫。家。庭。制。度。數。千。年。社。會。之。基。礎。也。父。慈。子。孝。人。類。道。德。之。起。點。也。乃。不。僅。欲。祛。除。舊。家。庭。之。缺。點。竟。欲。舉。家。庭。制。度。根。本。推。翻。之。極。端。自。由。戀。愛。兒。童。公。育。之。言。已。連。篇。累。牘。甚。且。謂。父。母。之。育。子。女。爲。貪。戀。色。慾。之。結。果。故。無。養。鞠。之。恩。可。言。國。家。財。產。爲。人。類。數。千。年。因。襲。之。制。度。直。至。今。日。尙。未。能。證。明。可。以。全。廢。者。也。在。中。國。代。議。制。之。民。治。主。義。尙。未。成。立。之。時。乃。高。談。共。產。無。政。府。中。國。文。字。初。不。艱。深。亦。極。完。善。不。至。爲。教。育。科。學。文。化。進。步。之。梗。者。也。乃。必。強。謂。之。爲。艱。深。爲。死。文。字。爲。足。梗。阻。教。育。文。化。之。進。步。而。主。張。以。一。種。語。體。文。代。之。中。國。詩。體。格。優。美。宗。旨。中。正。備。具。韻。文。之。要。件。者。也。乃。必。因。其。不。盡。用。俗。語。作。詩。便。極。力。非。詆。之。而。主。張。以。全。無。美。術。性。質。完。全。破。棄。韻。文。原。則。之。白。話。詩。以。代。之。唐。代。之。詩。盛。中。遠。出。晚。季。之。上。者。也。乃。必。以。應。用。俗。語。之。多。寡。而。遂。認。唐。詩。之。衰。敗。爲。進。步。而。以。晚。唐。之。詩。爲。三。唐。之。冠。凡。此。種。種。皆。務。求。新。奇。偏。激。以。炫。衆。沽。名。大。背。中。正。之。道。者。也。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果。不。可。能。乎。毋。亦。不。爲。耳。

(四)具。歷。史。之。眼。光。人。類。有。歷。史。之。動。物。也。此。歷。史。當。自。廣。義。言。之。凡。自。太。古。以。來。風。俗。習。尚。環。境。之。影。響。政。治。教。育。宗。教。之。陶。鎔。皆。如。遺。傳。性。然。子。女。自。先。天。已。稟。之。於。其。父。母。無。由。以。擺。脫。之。者。也。必。其。可。用。後。天。之。教。育。以。更。變。之。者。始。得。議。其。更。張。否。則。惟。有。順。其。有。機。性。自。然。之。蛻。嬗。以。演。進。之。耳。故。往。往。理。論。上。所。訾。議。者。實。際。上。乃。極。有。功。用。理。論。上。所。贊。許。者。實。際。上。或。不。能。通。行。甚。或。此。邦。可。行。者。在。他。邦。或。



不可通。此時代之視爲善政者。他時代或視爲罪惡。故作批評也。決不宜就一時一地一黨一派之主觀立論。必具偉大洞徹之目光。遍察國民性歷史政治宗教之歷程。爲客觀的評判。斯能公允得當。故如井田制度。昔日所能行。而儒家所視爲太平盛治者也。然自秦人開阡陌以來。井田終無再興之一日。蓋人類固有之天性與社會發展之程序使然也。又如王荊公之行新法。識見卓越。迥出儕輩。且非僅放言高論。其雇役常平保甲諸法。皆後世所遵行不替者也。就中雇役一法。尤爲中國政治界最大之改革。常謂其重要不在破壞井田封建之下焉。卽其青苗一法。號稱病民。然實爲農工銀行農業貸資團之先聲。至今各國所極力提倡者也。然時機未至。遂至新法爲病民之政。而爲一般賢士大夫所詬病。至司馬溫公復相時。雖最佳良之雇役亦罷之。其故何哉。蓋當時社會安於千百年來之故習。一般人民無此改革之要求。故雖良法美意。亦視爲虐政也。又如民治主義。固政治之正軌。而無治共產主義。尤爲政治理想上之極則也。然在英國。以查理第一之昏庸。克倫威爾之剛毅。漢浦登。彌兒敦。諸人之道德。一般社會之趨向。宜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爲因時利導矣。曾幾何時。復辟之議興。彼功首乃一變爲罪魁。至懸屍市朝。而帝制巍然尙存於今日也。彼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非一般社會學家所認爲最宜於民治主義之民族。而英國民治主義之甚。且遠在法蘭西共和國之上乎。又如在理論上。實際上。路德所創之新教。非愈於舊教乎。乃自 The Society of Jesus 創立以來。新教之勢力遂成弩末。至於今日。新舊兩教。各據西歐

之半。何也。無亦拉丁民族之性質。有異於條頓民族乎。故自人種學家觀之。人類爲習慣的動物。而非理性的動物。至少非絕對理性的動物。故在歐人以脫帽爲敬。吾人舊習乃以著帽爲敬。吾人以起立爲敬。在長上之側。可侍立而不敢坐。在某島土人。則長上宴坐時。卑幼決不敢植立其側。人種學家甚謂歐西重視婦女。非果真有男女平權之見解。不過爲中古武俠之遺風耳。故雖小至於一燕尾服。一手套。一馬蹄袖之微。咸有其歷史。在必知其往史。故俗以論人論事。方能得其真相。而批評方有價值也。

法人裕鉢特 Joubert 有言曰。強力與正義爲治斯世之要件。在正義未立之先。則仍須強力。 *C'est la force et le droit qui régulent toutes choses dans le monde; la force en attendant le droit.* 英人勃克

Burke 有言曰。若人事須有一種大改革。必吾人之思想已與之相合。大眾之意見與感想咸趨於該途。每一恐懼。每一希望。皆足以扶植長養之。誠如是。則彼必反抗此人事大潮流者。不啻反抗天意。此種人不得認爲強毅有定見。而成爲頑固矣。今日之思想家。批評家。乃不然。但圖言之快意。不問其是否契合社會之狀況。故在中國建立共和。實時機未至也。以其未至。故如梁任公所言。革命運動不能自人民發動。而必運動軍隊。其結果則十年以來。未能創立真正之共和。而徒養成軍閥之專制。且時有帝制復興之隱患。在今日共和既立。復辟稱帝。自非吾人所欲。因之吾人之責任。務必以全力。使民治主義遍佈於一般無識之平民。使其「意見與感想咸趨於該途」。則共和之基礎方能穩固。今乃不知於此處用力。

但放言高論無治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大而無當之學說。不觀乎彼蘇維埃俄羅斯國中爲農之百分之八十五人民。不贊助共產主義。至列寧亦不得不認資本主義必爲共產主義之前驅乎。凡一種之改革時機未至。必有莫大之犧牲。同一共和政體。在美國立國之初。則因利乘便。在法國革命。則幾經莫大之犧牲。始克成立。今日之蘇維埃俄羅斯。又以時機未熟而試行共產主義。而橫被莫大之犧牲矣。不但政治之往迹然也。宗教社會藝術文學之往迹。亦莫不然。不知此義而冒昧行之。其害可立待。此批評家不可不有歷史的眼光也。

(五)取上達之宗旨。今日一般批評家之宗旨。固爲十八世紀盧騷學說創立以來。全世界風行之主義之餘緒。卽無限度之民治主義也。有限度之民治主義。固爲一切人事之根本。無限度之民治主義。則含孕莫大之危險。主張此種學說者。以爲人類根本上一切平等。智慧才能道德。無一不相若。彼智識階級之所以優秀者。非其稟質異乎常人。不過因其處於優越地位。能得完備之教育。以充分發展其智慧才能耳。苟一般平民得同等之機遇。其才智必不在智識階級之下。故遇事皆須爲一般大眾著想。而不宜僅顧少數智識階級也。卽道德亦莫不然。甚且謂智識階級之道德。爲文化所濡染。反不如一般之平民。至一般平民之罪惡。初非其道德較爲低下。而爲環境逼迫濡染之所致也。此種論調。猶爲較和平者。其甚者竟謂文化爲不祥之物。不如絕聖棄智。返乎自然。凡一切文化爲平民所不需要。不能了解者。皆

爲無益有害之物。故文化須盡力遷就平民云。殊不知人類之天性絕不相齊。雖父母兄弟子女亦不能一一相肖。蓋不齊者生命之本性。無論其旅進旅退。決無或齊之一日也。且人類多原。已成一般人種學家之定評。澳洲土人之腦量與吾人相去遠甚。卽其明證。今試思全世界十六萬萬人類中。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堯舜、所羅門、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亞、康德、牛頓、達爾文、巴士脫、瓦特、愛笛生、愛恩士坦共有幾人。若以有歷史以來七八千年全數之人類計之。則尤可見大智慧者之如鳳毛麟角也。然一大智慧者之功德百千萬平民不能及之。今日人類物質上精神上之幸福。莫非根據於少數大智慧家之學說。歷史上之往迹亦隨少數領袖人物爲轉移。最顯明者如瓦特之發明汽機。法拉德之發明電學。巴士脫之發明細菌。愛迭生之發明電燈。吾人物質方面之受惠於此諸哲者。寧有涯耶。近日飛機已成通常運輸之工具矣。極不可思議之無線電報無線電話亦已爲日常習見之物矣。近且發明科學的延年醫術矣。豈此等文化爲不足珍耶。抑無論誰何皆能有此發明耶。卽以此物質文明爲不足珍惜者。試思彼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政治家之影響於吾人者何若。彼歌白尼、格里遼、達爾文、赫胥黎、彌兒敦諸賢改革吾人思想之功。寧有既耶。卽此極端平民主義之前鋒。如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託爾斯泰亦智識階級也。卽予以同等之機會。充分之教育。彼一般平民亦不能盡爲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託爾斯泰也。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已死與現存之數十萬萬人類中。亦僅有此

有數之盧騷、馬克思、克魯巴金、託爾斯泰也。若以多數人所不能企及之學問藝術爲不足取。則世界將無所謂領袖人物者。尙何能望進步乎。

不但不能進步也。結果必將愈退愈下。直至返於原人之狀態爲止也。蓋吾人之治生物學者。知生命之現象。常在無形之變遷中者也。此種變遷或優或劣。惟在天擇人擇選擇之方法如何耳。故將人類之稟賦。分爲若干元素。則大智慧、大才能、大勇敢、高深之道德、文學、哲學、政治、數學、科學各種之特長。與夫低能、神經衰弱、犯罪性、半犯罪性、貪狠殘忍、卑鄙、癩癩、殘廢各性質。在遺傳性中皆森然並列。同依孟德爾律 Mendel's Law 而遺傳。至何種性質在遺傳中占優勢。則視社會中一切無形之天擇人擇之方向如何。故自社會學家觀之。亂世奸人多貴顯。在社會上多握重權。據高位。其所以然者。處亂世之環境。此等人於生存競爭中。實有優勝之處。亦猶治世則賢人多居高位。備受尊榮也。若果以一切文化遷就智識卑下之階級。則寢成一退化之選擇。蓋優美之性質已不足尙。而不爲一般社會上之天擇人擇所取。而得留存而繁衍。彼下劣之性質。則不但不爲社會上天擇人擇所淘汰。且反因社會遷就下劣之故。而倍易繁衍。則將非退化至爲澳洲之土番、南非洲之侏儒不止也。

夫批評之主旨。爲指導社會也。指導社會。純爲上達之事業也。上達之宗旨。固絲毫與民主主義不悖。民主主義固爲在法律政治上。無論貴賤皆得同等之待遇。在社會上皆得同等之機會也。在今日之現況。

一般平民在政治社會上未能得此同等之待遇同等之機會。固無待言。凡能除去此項不同等之待遇者。吾人固皆宜極力贊助之。然須知即使此種目的得達。人類之稟賦之不平。等仍如曩昔。彼平民者。固以教育普及與社會選擇之故。日進於優美之域。然彼素有優秀之稟賦者。亦將以教育與社會選擇之故。而更加優美。以生物之趨勢而論。殆永無不能進步之時。此進彼亦進。亦即人類之稟賦。永無平等之時也。然社會與人類全體。日趨於上達之路。人類之幸福。自不言而喻矣。彼批評家之責。首在認明上達之必要。姑毋求不能得之平等。而日促人類返於昔日之蒙昧。要須秉民治主義之準則。以日促文明於上達。斯不愧為先知先覺矣。

(六)勿嫚罵。上文於批評家之責任。已舉其瑩瑩大者。今所言者。惟一小節。在批評學發達之國家。如德法者。固盡人皆知。不待申言。不幸吾國批評家。乃有此可悲之缺點。故不得不為之提撕警覺。即嫚罵之習是也。夫他人之議論。不能強以盡同於我也。我之主張。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之議論。之或不當也。儘可據論理以折之。且彼與我持異議者。未必全無學問。全無見解。全無道德也。即彼所論。或有未當亦無容非笑之。謾罵之不遺餘力也。故如林琴南者。海內稱其文名。已數十年。其繙譯之說部。胡君適之亦稱為可為中學古文之範本矣。庸有文理不通之人。能享文名如是之盛者乎。即偶有一二處有違文法。安知非筆誤乎。安知非疎於檢點乎。乃謾稱之為不通。不已甚乎。尤可笑者。陳君獨秀。非彼所謂新思

潮之領袖。而新潮社諸青年所師事者乎。卽不論其人品學問究竟何若。以淵源論。以年事論。固近日所謂新青年者之宗師也。乃易君家鉞以其言略損及其令譽。便痛詈之如讎仇。至比之於狗彘不若。此老嫗罵街之習。士大夫羞爲之。不謂曾受高等教育者。乃如此也。然此種風氣。陳君獨秀輩。實躬倡之。彼答王敬軒書。亦豈士君子所宜作耶。甚有人謂世無王敬軒其人。彼新文學家特僞擬此書。以爲謾罵舊學之具。誠如此。則尤悖一切批評之原則矣。流風所被。絕無批評。但有謾罵。無論他人之言。是否合理。他人之學。是否優長。苟與一己所持之片面理由不符。則必始終強辯。強辯不勝。則必謾罵。法人稱英國言論界之野蠻。 *brutalité des journaux anglais* 中國言論界之野蠻。將不百十倍蓰於英人耶。吾甚願吾國批評家引以爲大戒也。

以上於批評家積極消極之責任。言之詳矣。茲總而論之。則批評最大之要件。爲博學。爲無成見。爲知解敏捷。爲心氣和平。爲有知識上之良知。爲有指導社會上達之責任心。苟能如此。行見將來世界交相贊譽中國之聖鉢。芮夔。葛德勒。新安諾德。馬可黎。勃蘭德士。莫雅。白璧德矣。批評界之前途。寧有量耶。

## 國學撫譚（續）

馬承堃

書

書者古之史也。度其所起當在卦畫以後而與書契同時。蓋人文進化有臻無已。創制立事日亦滋多。卦畫雖足以表象數而爲用不周。故神農之世猶結繩爲治。及倉聖挺生。書契有作。然後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庶業不墜。飾僞不萌。而記事記言遂咸取給於此。周禮稱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五帝當爲可據。黃帝爲五帝之

首會類爲黃帝之史書契既興於是時故書亦起於是時

三皇無文而有書者。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以成。

見孝經緯

未可盡信也。後人以傳

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并三皇而信之。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并五帝而疑之。不知夫子嘗稱五帝德。見家語而呂氏春秋賈子新書所引多黃帝顓頊帝嚳之語。司馬遷史記亦首五帝本紀。秦漢去古未遠。

遺書當有存者。賈馬通博必不爲臆說也。又孔子世家稱孔子之時周室微而詩書缺。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則知孔子觀書周室必唐虞以上。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故斷始二代耳。朱子說亦如此至於墳典之名。素不經見。無論宋元豐中毛漸所得之三墳。出於繆妄。卽左史所讀亦未必卽爲皇帝之書也。杜氏注左傳墳典邱案第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爲三皇五帝之書不可疑而疑之。不可信而信之。不亦慎乎。若夫以洛出書爲書之始者。其夸誕與以河出圖爲易之始者相同。未足與議也。



迷

學

書之篇次有百。揚雄班固孔安國王充所言並同惟春秋說題辭尚書璇璣鈴作百二十篇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鄭康成說書之體例有十一

日典。二日謨。三日貢。四日歌。五日誓。六日誥。七日訓。八日命。九日征。十日範。孔穎達說亦有僅分典謨訓誥誓

命六體者。典凡十五篇。正典二。堯典舜典攝十三。禹貢洪範汨作九共九篇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大禹謨皋陶謨攝一。益稷訓凡十六

篇。正二。伊訓高宗之訓一篇亡。攝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高宗彤日旅癸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祖后沃丁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仲虺之誥湯誥高宗彤日沃丁攝三十

十八篇。正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三篇亡。攝六。君陳君牙歸不嘉禾成王政考姑四篇亡。陸德明說所謂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也。所謂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也。然而因事命篇。隨意立文。雖為區別。究無成法。必如班固荀悅劉知

幾輩專以記言屬書者。則固矣。善乎章實齋之言曰。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

事亦見焉。占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

書惟言事兼載。故欲知唐虞三代質文之升降。政教之因革。氣象之醴薄。非是莫由。揚雄曰。虞夏之書。渾

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韓愈曰。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曲聱牙。此言其質文也。董鼎曰。

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日。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

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他如齊天運。則有羲

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此言其政教也。

程去華曰。讀尙書者。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惟臣戒君爾。禹皋戒君。儆於未然。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武王伐紂。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此言其氣象也。他如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葛洪曰。尙書者。政事之集也。司馬光曰。尙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柴中行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爲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此則綜括而爲言矣。至於後代。史家於焉取法。後代文家於焉託體。則猶書之餘事爾。宜乎劉知幾以尙書爲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也。

書經。秦火。百篇不完。逮乎漢代。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名以出。今文者。伏生口授之書也。史記儒林傳稱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首計篇則三十四。卽

以教於齊魯之間。而王充論衡謂景帝遣鼂錯從伏生受尙書二十八篇。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尙書一篇。奏之。然後二十九篇始定。逸篇者。秦誓也。隋志同。王論而漢傳同。史記竊謂馬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秦誓雜之。經中。王肅亦云。秦誓近得。非其本經。則史漢所云二十九篇者。其一。篇或乃百篇之序爾。陸德明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今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古文者。孔子壁中之書也。漢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凡所請論即卷也而安國序書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邾玄序贊。謂後又亡其一篇。故顏師古注爲五十七篇。會遭巫蠱。其書不行。私相傳授。浸以失真。遂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至晉豫章內梅賾。別得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皆有之。又并有安國傳序。世乃傳以爲真實。則不如今文之古也。故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吳澂曰。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書體製。如出一手。採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郝敬曰。伏生書其辭簡樸。無枝葉。詰屈少便利。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孔書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記。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是雖宋以後人之說。而夷考其實。安國嘗爲博士。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多古文。說今觀史記本紀。世家所引書語。皆不出伏生口授之外。至增多之二十五篇。則未嘗載其片辭。又馬鄭皆傳古文者。而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卽伏生之二十八篇。不聞其他。然則今文傳信可也。古文傳疑可也。孔未可厚非也。梅則可痛絕也。而唐初諸儒。竟不加別擇。就梅書而爲之疏義。抑

獨何歟。

別有周書。劉向所謂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漢志列之書家。凡七十一篇。晉太康中。汲郡人不準。私發魏安釐王冢。亦得竹簡書七十篇。隋唐志因遂繫周書於汲冢。列之史部。以冠雜史。夫周書既見於漢志。而鄭注周禮。許作說文。馬注論語。杜解左傳。所引周書之文。不一而足。皆在汲冢書。未見以前。不得謂晉時始出也。而汲冢所得之書。以晉書考之。又未嘗有周書之目錄也。李燾曰。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與冢書合。豈西漢世周書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斯言殊爲近理。然則謂竹書中有周書可也。繫周書於汲冢。則失其本矣。至其爲書。則自度訓至小開解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澀難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蔡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黃震說要而言之。齟齬互見。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後之好事者所增益。與抑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邪。

書既有今古文之分。傳授宗派亦因之而歧。今文有歐陽之學。大夏侯之學。小夏侯之學。三家並立於學。

官。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古文安國雖爲作傳。而未得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杜林傳之。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爲之注。然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尙書經文。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於是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東晉梅賾書出。自謂真孔壁所藏。諸治古文者宗之。齊建武中。乃得列於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矣。志見隋茲考書之著於錄者。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二篇。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舊唐志二十九部。二百七十二卷。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宋志六十部。八百二卷。明志八十八部。四百九十七卷。



柏拉圖語錄 蘇格拉底自辨篇 (Apology)

景昌極譯

譯序

此篇蓋蘇格拉底之供詞。其弟子柏拉圖退而筆之於書者也。蘇氏者希臘之雅典人。生於西紀元前五世紀之中葉。時雅典戰勝波斯。國力民智相與俱進。乃有辯者乘機蠶起。邪說橫流。人自爲法。民生其際。稟天賦之資。發求真之志。順天憫人。起而闢之。一歸於正。栖栖遑遑。七十有餘歲。頽風稍振。而怨已深。大功未成。而身爲戮。信可痛也。其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從而光大之。遂成希臘文明之中堅。中古之世。亞柏二氏。遞爲學術準繩。綿延至今。其感化西人之力。隱然猶在。如喬威德之譯柏氏語錄瓦克 113-114

Plato 謂爲英國思想之神機。穆爾 F. M. More 之著。柏拉圖主義 Platonism 謂之今日枯燥科學家之良藥。

推原厥始。蘇氏實式啟之。猗歟偉哉。其爲人也。躬行君子人也。

自守約。飲食有節。衣室無華。其於家人。生產之事。漠然也。其遇人也。厚愛人。以德誨人。不倦。通都大市之中。與塗人語。懇懇言。唯恐其不得爲善之利也。其事神也。敬以順。不敢有虧於行。以干譴責也。其教人也。曰。惟心之虛。乃學之實。人皆曰。余知。不知其知之爲不知也。又曰。惟智爲賢。惟愚爲不肖。卽知卽行。是以貴。夫學也。又曰。眞一而已。發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國異政。家殊俗。齷齪然。自以爲是者。不求眞。以一之之過也。又曰。爲善最樂。我惡知乎。殺身成仁之非大樂也。持是以周游國內。雖云

怪貌苦心。謔而不虐。然而直言招怨。事有必然。行年七十。一卒以誣民背神。被控於官。信道不枉。守法不逃。談笑而麾之。遂以紀元前三九九年之五月。從容飲酖而死。斯篇誌其受審。以至臨刑。自辨之詞。蘇氏一生之高言異行。至此而顯其真。人之欲悉蘇氏之爲人者。於此可見其概。雖柏氏所錄。未必盡與實際相合。然其字裏行間。猶有可以想見蘇氏之精神氣度於百世之上者。爰依喬威德 Benjamin Jowett 之柏拉圖語錄英譯本 The Dialogues of Plato 參以穆爾之別譯。見 Shelburne Essays 卷六。譯爲華言。以餉國人。庶亦可以窺見西方古聖賢言行之一斑云爾。原文盡善。無以復加。譯筆拙陋。無以相稱。苟有可取。皆原文之長。其有瑕疵。則譯者之咎也。譯者識。

### 本文

本文判爲三分。一正辨分。二辨罪分。三臨刑分。今一。斯時蘇氏受審於五百公民所組織之法庭。國務員爲之主席。有似今之陪審制。惟刑事仍以個人爲原告。爲蘇氏之原告者。爲一無恒業之少年。名梅勒士氏。Melitus 佐以稍長且強有力之李康 Lycon 及安尼士氏。Anytus 其時雅典無律師。惟恃原告被告自申其說。以下爲蘇氏供詞。

#### 一正辨分

嗟雅典之士。君等既聞余敵之說。所感何若。余不能知。余所知者。其巧言偏辭。幾使余茫然自失耳。其爲效有加此者。不謂其曾鮮一言之真也。於若輩飾僞紛紜之中。有尤足使余詫異者一焉。卽其重警諸君。深自戒嚴。勿爲余之辯才所惑。是其爲斯言。當內自慙。蓋其畏余不佞之言。甫出於口。若輩之隱。必且昭



然若揭也。其爲斯言。誠無恥之尤。或者若輩以修辭立其誠者爲善於辯。若爾。余固自許爲善辯者。然其異乎若輩之辯。又何如耶。善哉。余既已言之矣。若輩未嘗一言及於真。君等將聞於余者。必真之全。而非強飾言辭。如若輩然。可斷言也。余之言論。將唯探適來吾心者。私心竊以爲至當。余年已老。何可效少年辯士之所爲。貽羞於君等之前。嗟。雅典之士。其毋以此望於余。當蘇氏試預爲之計時。其身內之靈。幾阻之。遂任臨時所欲言而言之。所請君等惠諒者。苟余自辯時用所習用之言。而爲君等所習聞於市井之中。錢鋪之內。或他處者。願勿駭怪。亦勿間阻。余蓋余生年已滿七十。現身法庭。今爲初次。其於處此之道。實爲一門外漢。願君等實以門外漢視之。門外漢之出其方音。而遵其土俗。固君等所常原宥者。倘不爲非分之請。歟。舉止之或善或不善。願勿措意。但察其理之正否。而加之意焉。所謂判者。判其正而言者。言其真也。

余勢將先答余之舊惡。及在先控余者。然後乃及其他。蓋此輩之控余者。訐余舊惡。其誣控已亘多年。梅勒士氏及其徒黨。雖自有其險狠者在。而余之畏之。乃遠不逮此輩之甚。此輩始於君等孩提之時。已以其僞說入主君等之心。謂蘇格拉底爲一玄思默討之士。深入黃泉。高出蒼天。且使愈惡者視若愈善焉。此輩既以宣傳此種訛言爲事。聽之者又易臆度。類吾之玄想者之不信於神也。余誠畏之。且若輩既衆。訐余綦早。其爲之也。又在君等年少輕信之期。而答辯之者。曾未嘗有。得不以訛傳訛。每况愈下乎。其尤怪者。若輩之名。余既不知。並不能舉以相告。意其或爲喜劇詩人耳。其中多皆率其嫉恨之私。以掩塞君

等之耳目者。亦有確能自信而思見信於人者。余也不才。何以處此。余既不能呼之至前。質而正之。是余乃逐影而戰。徒發無答之問也。用是與君等約。姑依余言。二分余敵。一新一舊。是君等當知余之先關其舊者。爲其浸漬於君等心目中者。較深且久也。

善哉。余將申其辯矣。將於此特許之短時間內。一清君等自來於余之惡意矣。發言者當依編錄上所見之若干時間苟其交相益。余甚祝其功之成。幸余言之或蒙惠納焉。雖然。余固深明茲事之真相。知其成之之不易也。成否。唯天所命。余請依法申其辯。

余探本溯源。求其所以責余。以成今日控案之事。以及梅勒士氏之所以爲余敵者。其言謂何。綜其控詞觀之。豈不曰。蘇格拉底者。一索隱行怪之智士。深入黃泉。高出蒼天。使愈惡者視若愈善。且以其私義教人者耶。本案之真相如此。其所控之蘇格拉底。非他。卽君等所親見於阿里斯多芬尼之喜劇中者。按此指家阿里斯多芬尼(Plato)所編之(Plato)一劇。該劇於紀元前四二三年卽蘇氏受刑前二十五年在雅典排演。其劇意在表彰當時詭辯家之惡。及若輩所行之新教育之弊。惟以蘇格拉底上場爲詭辯家之代表。則大誤。劇情謂有村農辛苦積資遺子。從詭辯家蘇格拉底學數年。其子所得於師者。乃僥倖戾志。離之行爲。歸而答其父夫

蘇格拉底終身。攻詭辯家爲事。而作此劇者。乃以蘇氏爲詭辯家。亦可見并世論人之難。與是非黑白之易混淆。此劇之用。甚不利於蘇氏。蘇氏之死。此劇亦與有其力焉。其人卽劇中之蘇格拉底出場。自稱有排空馭氣之能。以及其他

荒誕不稽之事。余非敢謂物理學家之事爲不足道。余不敏。於此謝未能明也。梅勒士氏倘以此責余。余實惶恐。然事有大謬不然者。嗟吾國人。余於此道。曾未嘗稍一問津也。君等之中。多有身識此事真相者。余將有請焉。熟聞余言。諸君請試言之。且告爾鄰。君等有嘗聞余一言之及於是等事者乎。聞之者當能

推見其實也。

謂余爲人師而取財之說。曾鮮根據。其爲子虛。無異於前。雖然。誠有人師之資。而取人束脩者。余猶以爲榮也。世固有蓼鐵昂之高幾牙氏。克屋市之包體加氏。伊黎市之惠比亞氏其人。以上皆當時希臘著名之詭辯家。柏拉圖語錄中另有專篇紀其爲人。并與蘇

格底辯駁問答之詞

周流列國。使學者盡棄其師而學焉。非徒酬之。猶恐其不受之爲辱也。又有一泊里之哲人。今在

本城。則余嘗親聞之矣。其聞之有故。蓋余嘗遇一輕財好客之士。卽惠包尼氏之子。名克力亞者。是。余知

其有二子也。往問之曰。克力亞君乎。使君之二子而爲禽與犢者。則所以處置之者。良易。雇一馬夫。或農

夫。使牧之。長之。苟足以盡其性而已。今乃爲人。誰可爲君。訓治之者。世其有明於人情國法者耶。蓋按孟子曰

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乃由重。所謂人文教育者。卽欲人以所

以爲人之道者也。蘇氏此段。卽人文教育與物性教育扼要之別也。君爲人父。當計之已熟。世豈有其人耶。彼曰。誠有之。余曰。彼何

人者。何邦之隸。徵費幾何。彼應我曰。泊里之伊文納氏其人。徵費不及百元者也。余自言曰。仁哉伊文納

氏。果有其知者歟。其徵費抑何廉也。余而有其知。方將躊躇滿志。且以驕人。惜哉國人。余實無有也。凡此皆

冷語所謂之冷語也

余意君等常有獻疑。曰。蘇格拉底乎。今日之事。何爲而然。此若干控案。胡爲乎來。君豈有索隱行怪者在歟。苟一同於恒人。則君之盛譽與流言。將無從生。吾儕誠不欲昧然相汝。今日之事。果何爲而然者。試有以語我來。自余視之。此爲得其問者。智名惡聲。何爲而然。將勉爲君等釋之。其留意焉。縱君等或有以

戲言目余者。余固自矢以真理之全相告也。嗟雅典之士。此之聲名實起於余。所有智其智惟何。余將應之曰。人智耳。恆人之所能。至余亦幸。至焉者。若夫超人之智。則非余之明所能妄測。不自有之故也。曰反而求諸己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謂心內也。非外也。又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均即此段之義。可互證也。

彼妄謂余有之者。失言且失余之爲人。言至此。將或有不經之言。噫。

未可知也。國人聽焉。余所言非余之私言。余將請命於德爾非之神。彼實鑒臨此事。正直可憑。行且示君

等。以余之智爲何如矣。齊萊芳者。嘗與君等同被遷謫。紀元前四零四年雅典爲三十人當權時代。放逐其民甚多。余之故人亦君等之友也。善哉。

齊萊芳勇於行事。君等所知也。嘗往德爾非而請命於神籤。問世其有更智於蘇格拉底者乎。於是培仙

庵之女巫答曰。無有更智者。齊萊芳之身已死。今其弟尙在朝。亦可證此事之屬實也。

余之及此者。何將以告君等。身被惡名之故也。當余得斯籤語時。嘗自言曰。神果何所命意。此謎當作何

解。余自省毫無所知。而謂余爲最智者云云。神意尙安可測。然誑語殆非神之性。彼固神也。又安能作誑

語。思惟再四。偶得一決此疑之道。竊謂苟得一人之更智於余者。卽當持牒往訴於神。告之以茲有一人

更智於余。而神顧可謂余爲最智者耶云云。計已定。遂往就一素以智名者而察焉。其名亦不必舉。其人

爲一政客。余旣取而試之。其效有可得而言者。人皆以爲智。伊自以爲尤智。然余與語之際。徒覺其無而

爲有耳。試往告之曰。君自以爲智者。實非眞智。其終乃適足以使伊恨余。其左右見而聞之者。自此亦同

爲余敵矣。舍之而退。因自言曰。善哉。雖伊與余皆未能爲智者。然余之勝於伊也。遠甚。蓋彼無所知而自

以爲知。余實無知。而亦不自以爲知。即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語義自其後者觀之。余似有勝於伊者在也。更去而之他。其人負明哲之名尤高。以余察之。與前人曾無稍異。以故又樹一敵於此人之身。以及其左右之士焉。嗣後余更一一往試之。非不自知其樹敵日深之可悲可畏也。誠有不得不然者。思神之言。在所當先耳。因自言曰。余往矣。行將就一切自飾以爲智者。一察神籤意義也。嗟我國人。今當宣誓君等之前。余敢指狗彘以爲誓。而以不容隱諱之言。正告君等曰。余既畢神之命。所得非他。知人之最。負盛名者。適爲最愚。其碌碌無聞者。乃較智且善焉耳。此行也。余爲此至艱且鉅之業。其效僅乃使神之籤。不幸而言中。請更爲君等詳述之。余既與政客別。更往就詩人之徒。意謂此次吾當見細矣。將見人之勝我者矣。於是取其精心結撰之作。就詩人而詢其義。冀其有以教我。孰知事有爲君等所不及料者。余羞言之而不能不言。君等之知其詩。勝於若輩之自知也。遠甚。然後知若輩之爲詩。非恃其智。實別有天赋。異稟。不觀夫巫覡者乎。雖爲妙語。曾不自知其意義。方之詩人。安在其不然也。更進而察之。若輩方將恃其詩才。雖於己所未涉之事業內。猶自以爲天下之最智人焉。更去而之他。自惟余之勝若輩。與所以勝政客者。將毋同。最後乃之美術家而叩焉。余自省毫無所知。意若輩閱天下美事多。所知必有勝於余者。果也。信有若輩知之而余不知者矣。於此謂之更智於余。奚不可者。雖然。余觀夫高明之美術家。亦與詩人有同病焉。恃其技之工。遂自以爲舉天下之能事。無所不知。適足以蔽其智者。此病是已。於是顧籤自省曰。余豈將依

然故我不有其智而亦無其愚乎。抑二者皆效之也。旋自答且答神籤曰：不如依然故我之爲愈。此番考察，使余得有最凶且危之敵。訛言紛紛，由是而興。余之智名，由是而來。實緣聞余言者，觀余責智於人，因之不慊於心。遂謂蘇某當自有之。嗟我國人，揆其實際，唯神爲智耳。度神之言，殆以人之爲智也。幾希。非論蘇格拉底也。特藉吾名以示於人。其意若曰：嗟下民，彼能如蘇格拉底，自知其智實無足稱者。斯爲最智者。云爾。余於是。一遵吾道而行，以順神靈之志。以察飾智之僞。其於中外無擇也。苟非智者，卽往而告之。以伊之非智，以徵神籤之不誤而已。此業深獲余心，遂無暇更及公私雜務。今者一寒至此，所以效忠於神也。

猶有甚者。執絢子弟。無所事事。輒自喜從余游。彼其樂聞飾僞者之受余訊也。且不時效之。而自訊他人焉。不久而遂見天下之不知而冒爲知者。實繁有徒。而此被訊者。乃不怒若輩。而遷怒於余。其言曰：此蘇格拉底之咎甚矣。其煽惑流毒於青年也。然使叩以此蘇格拉底所行所教之咎。安在彼不能知。且無以答。欲圓其說。遂以向之攻擊一切哲人之詞。舉而加之。余所謂教人以深入黃泉。高出蒼天。使惡者視若善者。皆重複言之。以爲余咎耳。若輩飾以爲智。無可諱言。猶將力文其過。畏其隱之見窺於人。且其數既多。其勢皆厚。而又富報復之性。擅便辟之長。以鼓其簧舌。此流言所以充塞君等之耳也。余之三原告之。所以排余者。亦不外是。梅勒士氏爲詩人。而與余有怨。安尼士氏爲技士。而然。李康則爲詞客。而然也。余

既已言之。辭而闢之。非余一時所可就也。嗟吾國人事之真相。實如是。余已披肝膽。輸腹心。無隱乎爾。雖然。直言招怨。余豈不知。流言滔滔。盡出於是。君等拭目以觀其後。必可徵余言之不謬也。

所以闢首類控余者。言盡於是。將更及次類爲之首者。梅勒士氏。自詡爲善人。且愛國者也。茲將闢之。當仍讀其控詞。其詞謂何。不曰。蘇格拉底者。罪惡之藪。青年之賊。不信邦之神靈。而自奉其淫祀者。耶。請析而觀之。彼首謂余爲罪惡之藪。青年之賊。余有爲諸君告者。嗟雅典之士。彼梅勒士氏。乃誠罪惡之藪耳。其罪在兒戲。重典輕以己所不屑之事。爲他人過而寘之法也。請得而證其實。

梅勒士氏乎。來。余語汝。君其於改善青年之事。有所得歟。

然某嘗從事於斯矣。(梅氏語)

若爾。請告法官以誰爲改善之者。君既識其蝨賊。致而責之於其前。於此寧有不知。然則君曷不起而告法官。誰爲改善之者。觀哉。梅勒士氏。胡爲乎悶然而不應也。抑此尙不足爲羞。而爲余所謂君素所不屑此事之一確證哉。興乎吾友。改善之者果誰也。有以語我來。

國法在。(梅氏語)

不然。先生誤矣。此非余意。余欲知其人耳。要之。誰爲知法者。

有法官在。蘇格拉底乎。其人今在廷上也。(梅氏語)

何謂也。梅勒士氏。君豈謂若輩能教訓而改善之歟。

誠有若是者。(梅氏語)

何謂也。其皆然歟。抑僅數人能之。而其他者則不能也。

皆能之。(梅氏語)

上天鑒臨。善哉言乎。改善之者抑何多也。君其謂此聽衆何。其亦改善之歟。

然若輩有焉。(梅氏語)

然則其謂參議員何。

參議院爲五百議員所組織兼立行政司法之事

然參議員改善之。(梅氏語)

然則賊害之者其衆議員乎。抑亦改善之者也。

衆議院爲全城良民所組織

若輩改善之。(梅氏語)

若爾。則盡雅典人。皆改善而增上之者。所不然者。唯余。余其唯一之蝨賊矣。君意果如是乎。

此正某所毅然主持者。(梅氏語)

若然者。余誠不幸。然試問若曰。君豈謂於馬亦然耶。豈一人爲之賊。而舉世皆善視之歟。抑適得其反也。非一人或少數訓馬者能善之。而其他有事於馬者皆害之者乎。梅勒士氏。豈不其然。抑其他動物莫不



然也。誠有若是者。爾與安尼士氏之然否。非所計矣。青年何幸。乃僅有一人賊害之。而改善之者。則舉世皆然也。梅勒士氏乎。爾於青年未之或思。爾之寘余於法。實率意逕行之舉。爾之自暴其隱者。亦已足矣。茲者梅勒士氏。余更有問焉。與惡人居。或與善人居。孰得。吾友幸答之。此蓋易於置答之間也。將毋善者善其鄰。而惡者害之耶。

誠然。(梅氏語)

世豈有其人。願見害於所與居者。而不欲其利己者乎。吾友幸答之。在法君固當答也。世其有願見害於他人者乎。

誠未之有也。(梅氏語)

君控余以賊害青年。不知謂余有意爲之者歟。抑無意也。

某謂有意也。(梅氏語)

然爾適已認善者善其鄰。而惡者害之矣。茲者將謂爾之智於余乎。以爾之幼而知之。豈余之老而不知之乎。知余之所與居者。苟害於余而爲惡。則行且反害余也。而且害之乎。而謂有意爲之乎。爾之言乃若是。爾試爲余計。或爲他人計者。必不若是也。無論余之未嘗害之。或害之於無意。胥有以見爾之誑。使余之罪爲無意者。在法不科無意之罪。爾應私行召余。警余戒余。余誠得良諍而存之。庶幾無意之罪。將絕。

迹於行事。其誰曰不然。不謂爾乃以盡言施教於余爲差。而必寘之於法。法者所以施罰。豈所以施教之道歟。

國人乎。余前言梅勒士氏率爾從事。至此已彰彰明甚。今更求梅勒士氏謂余賊害青年之故。自其控詞推之。意者其以余爲不信邦之神靈。自奉淫祀以代之。遂謂余賊害青年歟。請問梅氏。是乎否乎。

然某敢鄭重言之。(梅氏語)

梅勒士氏乎。然則神者。君將何所謂而名之。願以平易之詞告余。且告廷上也。不識君之控余者。爲余教人信受某神歟。此終爲信神。與純持無神論者有異。不足以當君之控。所可控者。其神非一國共信之神耳。抑爲余自信無神。且以無神之義教人也。

某謂後者。爾乃一純然無神者。(梅氏語)

是誠奇論也。梅勒士氏乎。君何爲而言是。豈謂余並人類所共信之日月神靈。而亦不信之歟。

法官乎。某敢證其不信。彼嘗謂日爲石而月爲土矣。(梅氏語)

梅勒士氏吾友。君所控者。納沙戈氏也。非我也。此語屢見於納沙戈氏所著書中。

納氏爲蘇氏前輩。居雅奧有年。以遠教被透其哲理。往往見於阿里斯多芬尼

等劇君何小視諸法官。並此而不知。思遂朦蔽之耶。若謂青年得之蘇格拉底者。則若輩破費一金即可得之劇場之事。而蘇格拉底乃覩然據爲己有。不將騰笑萬方乎。總之。君其以余爲信任任何神乎否也。

某對天自矢。爾決非信任何神者。(梅氏語)

梅勒士氏。爾誠自欺欺人者矣。嗟我國人。其率爾從事。兒戲重典。余不能爲梅氏恕矣。彼殆故作謎團以戲余。其意若曰。某將一睹蘇格拉底之聰明。能發覺某之矛盾與否。抑蘇氏及大眾。皆將墮某計中也。以余觀之。彼於控詞。已自矛盾。其言曰。蘇格拉底之罪。在不信神。而又曰。在信之。非戲言而何。

嗟雅典之士。願助余發其矛盾。梅勒士氏。幸作爾答也。倘余率其故態而言。願勿問余。唯君等留意焉。

梅勒士氏乎。曾有人信人事之存。而不信有人類者乎。雅典之士。少安毋躁。余待彼之答也。曾有人信於相馬之術。而不信有馬者乎。抑信於操舟之事。而不信有舟子者乎。非也。吾友。君不自答。余將答君。且答廷上曰。世固無其人也。茲請更答次問。人其能信有仙聖之靈蹟。而不信有仙與聖歟。

不能也。(梅氏語)

獲廷上之助。出君之答。余之幸也。雖然。君之控詞。固顯然謂余自奉淫祀矣。新與舊固可不辯也。淫祀者。亦仙聖之事。則余必終爲信仙與聖者。豈不其然。然也。誠有若是者。意君之默。蓋許之矣。仙聖唯何。非亦神或神之支與流裔歟。豈不然乎。

然也。誠有若是者。(梅氏語)

余所謂費解之謎團者。此是也。仙與聖固亦神。君之初謂余不信神。而復謂余別信仙聖之神者。何歟。雖

仙與聖者。流俗所傳。或不爲神之嫡子。而爲妖靈庶出。然必有其親在。盡人所知。君將復謂有驟之在。而無馬與驢之在乎。此不稽之甚。梅勒士氏乎。君之戲余者。此是也。君覓余疵而不得。乃以此而爲之詞。人非顛愚。誰其信汝。

余之所以答梅勒士氏者。足矣盡矣。無以加矣。前不云乎。余之敵實多。余自知甚明。足以致余死。命者非梅氏。非安氏。舉世之不容焉耳。自來哲人善士。吞恨於前者已多。含冤於後者未已。若余者。其一人耳。曷足怪哉。

或有嘲余之行將死於非命者。余坦然應之曰。君過矣。真爲善者。奚遑計生與死。但問其行事之是與非。爲合於善人否耳。充君之意。則戰死 Troy 之野之英將。不得爲善。而 Achilles 具見荷馬之史詩 Iliad 寧死不辱者。抑

更甚矣。當其急於斬殺敵帥 Hector 也。其仙母告之以苟報友仇而死。Hector 者。行且自喪其生。其

言曰。Hector 死兮。爾卽繼之。彼其聞之。曾不知危死之可畏。唯恐其偷生之辱。無以報友之仇也。率爾答曰。余將繼之。今以報余仇。安能苟活兮。爲塵世羞。彼 Achilles 曷嘗一以危死爲念哉。丈夫不計職位之大小。或出己意。或由上命。既居其位。則當臨危守死。而不去者。誠以士可殺不可辱也。嗟雅典之士。旨哉斯言。

嗟雅典之士。不亦怪哉。使余而有斯行也。余嘗從軍於波提達亞。安非波力市。大力堰等處。受命於君等。

所戴之將與死爲鄰。未嘗稍避。

按蘇格拉底從役兵間以勇敢能耐苦著稱某次兵敗衆皆逃獨蘇格拉底屹立不走凡此皆事實也

今者自惟受命於神。猥充哲人之任。以成

己而成人。何所畏而逃。其責不亦怪哉。使余而有斯行也。苟余畏死。溺責而棄神命者。不惟當得法庭無神之誅。亦且自蹈以不知爲知之病。蓋此而畏死。卽爲飾智眞智者。固不如是也。夫死者人之所畏。謂之大惡。皆飾愚爲智之過。惡知其非善之大者耶。余不敏。自惟於此等處。稍越恆人。因自謂較智焉。其於地下。曾鮮所知。亦不自以爲知。然而神或人之在余上者。侮而逆之。則余審知其爲惡。余又安能避。或然之善而趨。已然之惡。哉。彼安尼士氏謂君等曰。今日之事。蘇格拉底有死。靡他。苟使幸逃。其辜君等之子。將蒙其邪說之害。假令君等不顧安氏之告。說釋余而謂之曰。蘇格拉底乎。茲者我儕不顧安氏之言。而任子去。惟以後不得玄思默討。一仍前道。若是而更見獲者。死不赦。若然者。余將應之曰。雅典人乎。余敬愛君等。余尤忠於神。余身尙在。終當說理不休。誨人不倦。逢人而告之曰。嗟吾友。以君泱泱大邦之民。何爲而汲汲焉。唯名利之是圖。乃於理智性靈之陶淑。未嘗稍措之意。竊爲君羞之。使其人曰。然某嘗從事於斯矣。於是余乃從而與之言。見其不德而爲德也。則責之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焉。其所與語。無間老幼中外。而於同胞市民爲尤甚。若是者何也。神命使然。當今之時。邦畿之內。爲善之大。未有如余之效忠於神者也。余舍訓導君等外。他無所事。非爲君等身家計。實爲君等性靈計。告汝曰。有財者不必有德。有德而後有財。一切國利民福。胥由是出。此誠余之教也。此而賊害青年。余無所逃。其咎然使有謂此爲非余

之教者。必不然矣。嗟雅典之士。請正告君等曰。安氏之言。或行。或否。余之得釋。與不得。皆君等事。無與於余。余雖萬死。終不一易其道。如是而已。

國人乎。願如前約。勿問余。俾得畢其說。自惟當小補君等。願稍安毋躁。君等當知使斯人如余。而見殺。則君等自損。甚於損余。安氏梅氏。其如余。何。揆事之情。未有惡人。而能損人者。非謂其不能殺之。逐之。屏諸公民之外。且自以爲加大損於人也。余以爲安氏輕取人命之惡。其爲大損也。遠甚。茲者國人。余之辯。非自爲計。若君等所思然也。冀君等不因罪余。而遂獲罪於天。自違多福。實爲君等計耳。君等既殺余。更求斯人之如余者。誠非易易。余何人斯。試妄言之。葢飛蠅之流。天之所以錫邦家者。而此邦則一龐然神駿。轉動遲遲。非加鞭策。卽無生氣者也。天旣以余爲飛蠅。故盡時盡處。惟汲汲於振汝。規汝。繼以責汝。欲更求之。又非易事。曾不如赦余之爲愈。當君等沉酣懵懵之時。驟擾於余。中心怨憤。余固知之。君等信納安氏之言。致余死地者。將得安然。醉夢了却。餘生矣。非然者。必天眷下民。更錫君等。又一飛蠅耳。復次。余之受命於天。不難推證。苟無異於恆人。不當棄其私業。年復一年。未嘗稍加存問。而僅爲君等計。諄諄然。一往告之。若父兄之勗。汝於德也。且夫以勗人。而有得於人者。斯猶可說。而余之未徵一人之酬。則君等所共見。雖以敵之。凌蔑我。而亦不敢非認者。抑余猶有證人在。余之赤貧。余之證人也。

人或訝余之汲汲然爲人謀於私室。何不入公門以治國務者。請道其故。君等不嘗聞余所謂靈幾。而梅

氏所斥爲淫祀者乎。余自孩提時已有之。作爲異響戒余毋爲某事於欲爲之頃而未嘗詔余當爲何事。余之不得爲政從此禁也。後此思之知其應然。嗟雅典之士余敢斷言余果爲政則其死已久將無以善君等且善其身矣。願勿以實言見罪實言之人而抗衆惡犯衆怒於其國事鮮有不喪其生者。苟欲稍延殘喘以維正義者當從事於私家不入公門也。

余不欲僅託空言請以見諸行事者爲其證。倘亦君等所樂聞歟。請告君等余生所歷之一事。余之寧死不爲非理屈與其不屈而幾死君等胥可於此見之。雖或平易無味然而實有其事也。嗟國人余一生僅任國事一次參議員之職是。此參議院爲每十族所舉之五十人所組織每族輪流爲主席三十五日至三十六日乘有執行特權公民集會時得爲主席

余以代表安鐵屋族得爲主席阿吉奴市之役諸將失死者屍君等主以一體審之實爲非法。元前四〇七年  
亞筋癩市之役

雅典海軍既勝遭大風浪失死者屍羣情惶惑遂法與習而使諸將一體受審於民衆判死罪焉君等後已自知當此之時主席之中抵抗非法顯違君等之命者惟余一人

而已。演說家以繫獄褫職相脅迫君等喧呼以張其勢余曾不爲動蹈危而不顧守法與理而不失不以畏囚與死苟從君等之亂命也。此爲民治時代事迨三十政客當權時。紀元前四〇四年雅典政權移於三十人之委員會而受制於斯巴達將善達焉其領袖李夏氏柏拉圖之

叔嘗從蘇格拉底  
游次年民治乃復召余及其他四人於市廳教以致撒拉密市島之李橫而誅之。此令之爲惡甚深余所當仁不

讓之節乃不徒託空言而遂見諸行事死之於余殆不若鴻毛所畏者背義瀆天耳。彼赫赫之勢炎炎之威尙安能納余於污哉。故當其出獄也四人往撒拉密市而迹李橫余則潛歸里閭使非三十人政權不

久卽傾者。余之命且將不保矣。日擊此事者多有。余行事豈不然乎。

使余作政治生涯。更效善人之行。一以主持正義爲前提。謂能全活至今。君等其誰信之。雅典人乎。誠不能。余不能。人亦不能也。然察余一生。於公私終始。未易其道。是非可否之際。當機立斷。雖於控余者。所謂吾徒之前。曷嘗稍假顏色哉。揆事之情。余非授徒爲師者。當余奉行余責時。無間老幼。苟有樂聞余言者。來斯受之而已。非具束脩而後與之言也。若貧若富。皆得與余問難。而聽其言。其出而爲善。抑爲惡。皆無與於余。未嘗教以何事故耳。或有自謂私聞諸余之言。而非舉世所共聞者。君等當知其言僞也。

或有問余。人何爲而喜從汝游者。國人乎。余已告君等。以此事之真相矣。若輩以睹飾僞者之受余摘發爲樂。此中有樂存焉。而余則稟命於神。申之以靈籤異響之勗。其奉神之志固較萬端爲重也。嗟我國人。此情甚真。誰曰不然。苟余今猶賊害青年。或當日已賊害若干者。則若輩今已成長。當悔其昔之見賊。出而控余。卽不願躬自出首。尙有其父兄親屬。亦當出而訴其見害之事。此其時矣。其在廷者。余見其多有。有克利陀者。與余年相若。且同族者也。其子克利陀布勒氏。亦在眼前。又有李山尼氏。則艾斯昆氏之父。而亦在茲者也。又有安提芳。則伊辟吉尼氏之父也。又有數人。則從余游者之兄弟也。又有倪苛查圖氏。則蕭斯多地氏之子。而蕭多圖氏之弟也。其父已死。當不能禁其發言。又有巴拉路氏。則德莫多客氏之子。有弟名沙格氏者也。又阿德滿特氏。則阿里士登之子。其兄柏拉圖現在者也。余尙能多舉其餘。皆梅



勒士氏所資以爲其言之證者。其或忘之。請仍資焉。苟可資以爲證者。余請避位讓之。噫嘻。國人其實乃適得其反。緣此皆願爲余佐證。余何人斯。梅安二氏所謂其蝨賊者也。非獨見賊之青年爲然。此或有所容心焉。又有其未見賊之親長。何爲而皆出其徵。以實余言也。非爲眞理正義而袒誰也。蓋皆深識余言之眞。與梅勒士氏之僞。故耳。

善哉國人。余之辯盡於此。其他皆此類矣。猶有不能已於言者。君等中或有罪案輕於余。而曾隕涕乞憐。挈其子女眷屬以求釋者。觀於余之臨危守死而不爲屈。將以余爲過。若然者。必羞怒而爲余敵矣。君等中苟有其人者。余得坦然應之曰。吾友乎。余亦人也。若他人然。荷馬所謂血肉之軀。非木石也。余有家。且生子焉。嗟國人。其數爲三。其一已成長。其二則方在孩提。然余不願招來此處乞憐。君等所以者何。非敢剛愎自用。或無意於君等也。余之畏死與否。別爲一事。茲余不欲言之。然而若是者。覺此行之自辱。辱君且辱邦家耳。余年已老。有智之名。無論其名應得與否。似不宜自視太下。世之視蘇格拉底。旣已度越恆人。雖微亦必有所在矣。乃使君等之中。所號爲智勇出類之士。而自計若是之拙。其遺羞爲何如耶。余常見名人被罪。失其常態。其意殆以就死爲受無窮之痛。又若苟任其偷生。行且不朽也者。竊以爲邦之大辱。外人之來是邦者。將謂雅典人之翹楚。雅典人之所敬而順之者。曾無異於婦人。余故曰。負盛名者。不宜有斯行也。其有斯行。君子應勿姑容。尤應示人以搖尾乞憐。遺羞社稷之士。應得重罪。甚於默默者焉。

復次。捨羞辱外。乞憐。法官者。不思折以至理。而圖動其慈念。似亦有誤。法官天責。在判獄不在以公正示好於人。彼嘗以依法判獄。不任私好。自矢矣。是彼與吾儕均之。不宜習爲欺心違誓之舉。而蹈不敬神祇之愆也。余之以爲羞辱不敬者。其母以躬自蹈之望於余。矧梅勒士氏控余之詞。適爲不敬也耶。嗟雅典之士。使余以甘言危辭。陷君等於欺心違誓之愆。則誠以無神教君等者。而余之自辯。亦適以自昭其不信之耳。然事有不然者。神靈永在。余實信之。且遠較控余者之信之爲篤也。今僅委身君等。並託神靈。唯君等實圖利之。

次辨罪分。斯時廷上票決。言蘇氏有罪者二百八十票。言其無罪者二百二十票。遂判定蘇格拉底爲有罪。按雅典國俗。原告被告各擬一種刑罰。而法官決擇其一焉。茲者梅勒士氏所擬爲死刑。值蘇氏自擬以下。爲其自擬刑罰之說詞。

余之不以此次定罪之票決爲可患者。蓋有說焉。余早知有此。其票數之相差無幾。余猶以爲怪也。余始意衆中十之八九。必皆欲置余於死。而今則三十票之差。余且獲赦。雖謂之免於梅勒士氏之手也。可抑尤有進者。使無李康及安尼士氏之助。其怒將不及五分之一。若然者。在法彼當有百八十元之罰。明甚。彼乃擬余於死。嗟我國人。余將何以自擬。必也爲余所當受者。余所當受者何耶。有人於此。畢生孜孜。勞不告倦。而於恆人所好之錢財家業。兵符政柄。高位厚祿之類。未稍措意。將何以報之。余自惟樸魯。不能謀生。若是用舍無裨。人已之業。往擇其可以大利。君等者。告之以自善其身之道。先德智而後私利。先國

家而後權位。一以爲行事之則。斯人也。君等將何以報之。嗟雅典之士。斯人而有其酬。必爲嘉惠無疑。且當適其性也。然則一利君教。君日不暇給之窮士。所以適其性者何耶。養之公館。斯最宜矣。嗟雅典之士。余之應食此報。遠甚於烏林比野。四年一次之運動會得獎之材官騎士。公館中居元老國賓及競技得獎之士以公費養之余不足而彼有餘。彼與君等樂之表。余則與君等樂之真故也。苟令余按理擬罰者。余則曰。必養之公館。乃爲當然之報。

君等其以余之言是爲傲君等。若前之言不肯隕涕乞憐乎。非然也。余之言是實。因自信。從未有。意得罪一人。以時之促。此言固不能見信於君等。使雅典之法。有如他邦重案之決。得踰一日者。余則能之。今無及矣。雖不能盡息流言於一時。終自信於未嘗得罪他人。更安能昧然罪己乎。自謂當得何罪。應科何罰。實非余之願。余何爲而若是。豈畏梅勒士氏所擬之死刑耶。死之爲善與惡。余尙未知。生則顯然爲惡。余又安能自擬生罪也。將謂下獄歟。余何爲而居於獄。以供獄吏驅使也。抑將以金爲罰。待金之償而出獄歟。家貧貨賂不足以贖。其與下獄將毋同。將謂放逐歟。君等或許之。然余之貪生盲見。不若是之甚也。君等與余爲同國之人。尙不能容余言論。惡而屏之。而謂他國之人能容。寧有是理耶。余老矣。遷流轉徙。所至見逐。將何以爲生。以此例彼。余蓋深知余之所往。青年將從余游。禁不使來。則將訴諸其長者。而驅余一任其來。其父兄亦將畏其見害。而驅余出矣。

或曰。然也。蘇格拉底乎。君曷不卷舌而固聲。夫然後往之他邦。將無人預汝事矣。茲求君等曉余之答。頗

非易易告君等以此爲違神之命故不能卷其舌君等將以余爲戲言告君等以終日語德斯爲大善此卽余所自省省人者且人生而不加省察卽無貴乎生君等將更不信矣雖難以相信然余之言則誠是也復次謂余當得何罰余實不慣作此想苟余多金將自擬盡出所有未爲惡也然君等知其無有惟請君等就余所能而定之耳余自惟能供一米乃<sup>元八十</sup>故擬一米乃之罰余友在是者柏拉圖克利陀克利陀布勒氏阿波多羅氏教余言三十米乃且願爲之擔保善哉既若是卽言三十米乃以是爲罰可矣若輩將允君等必償之也

三臨刑分斯時已判死刑此下蓋蘇氏訣別之語

嗟雅典之士君等所得誠不償所失哉仇吾邦者將加君等以殺其智士蘇格拉底之惡名彼其嫉君等之深雖余不智猶將云爾也余齒已暮距死匪遙君等所知苟少待者余將自死而君等之願不已遂耶余茲所言乃對定余死罪者而發更進而言之君等其以余之敗爲訥於言苟計之備言之盡當已獲赦也歟是不然使余敗者非言之過實緣顏之不厚志之未沮不能唏噓悲泣趨趨囁於君等之前如君等所習見於他人者然以此望於余余誠不屑爲也所以自惟雖臨危而死在眉睫不當稍有鄙俗之行自辨故態終不一悔寧願行我所好以就死安能從君等所好以苟活耶丈夫之於戰於法固不當思避死之道臨戰而棄其甲兵稽首敵人未始無免死之功其他危難之際苟不顧其言行亦安在無避死之

道。吾友乎。非避死之難。免於不義爲難耳。不義之逐人。速於死。余年老而行遲。不善走者。亦能追及。余敵雖矯捷。不義乃走及其身矣。自今以往。余以違君等而就死亡之刑。若輩亦將以違義而負讒邪之愆。各得其所。其命也。夫固所願也。

嗟罪余之人。茲有欲預爲君等告者。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余之謂矣。余敢預言。君等殺余者。於余死之後。不久將擣重罰。且遠甚於余也。余之見殺。緣君等欲弭其謗。而揜其平生。故然。此將不如君等所料。適得其反耳。此後謗君等者。將多於今。前此余所約束未動者。皆是。若輩血氣方剛。遇君等將日嚴。恨君等當日深。且君等過矣。焉有殺人而能弭人之謗。已者。旣不能。且爲辱焉。欲弭之以高尙坦易之道。不在害人而在善己。此余之預爲君等告者。余之別罪。余者之言止於是。

吾友乎。君等曾欲赦余者。當執事者尙在忙碌。余尙未往死地之前。甚願將此事爲君等言之。願少留片刻。旣有暇。吾儕仍當相語如常耳。嗟法官。君等誠不愧當法官之名矣。余將以一奇事相告。前此余身內靈幾。雖於瑣屑之事。未嘗不申其戒禁。不使余有小過。今日之事。君等所知。人皆以爲最後最大之惡。而靈幾乃寂然不動。自余別家晨出而抵廷。而演說。任其所言。莫不皆然。前此演說方半。尙常阻余。今日乃一言一行。未嘗與靈幾違。余將何解於此。謹告君等曰。以余觀之。此足證今日之事爲善。非惡。彼其以死爲惡者。大錯。又足證余言之不謬。苟余趨惡背善者。此多年之靈幾。安有不阻余者乎。

且試重思之。死之爲善。尙有可得而言者。夫死。苟非冥然不覺。則必如人所言。爲靈魂之移居他世。二者必居其一焉。倘以爲冥然不覺。曾無異於沉沉酣睡。雖夢亦不爲擾者。則死之爲得。誠不可言。喻使一人得酣睡一夜。並不見擾於夢。更與他日他夜之焦思勞形較之。則未有不言此夜之樂者。其樂無上。雖南面王不與易也。誠若是無窮之期。一永夜耳。以死爲得。不亦宜乎。倘若恆人所言。死爲往他處之途程。而其處爲死者所共居者。嗟吾友。天下之善。孰有大於是者。當行者抵下世時。將脫離此世。號爲法官之徒。而得真宰。如米那氏、拉達滿蘇氏、猗客氏、突里脫沒氏。以及其他忠直明察之仙聖。而受判焉。此行豈徒然哉。往而得與古之哲士詩人。若荷馬之流。共語。將何爲而不可。嘻。誠若是。余雖萬死。亦所甘心焉。余又得與古代含冤就死之英雄共語。當有深趣。又以余之所受與若輩較。其爲樂。抑更無涯矣。舍是不論。余得仍余之志。察知之真僞。觀夫孰爲智。孰爲飾。智一同此世焉。嗟法官人。而能與古之大英雄詩人哲士周旋。浹洽。尙復何求。與之語而叩之問。其爲樂。寧有窮耶。抑彼世必不若是之置人於死。又可斷言。若然者。非惟較樂。且將不朽也。

嗟法官。願善視死。且知善人或生或死。無惡可以加之。此實確鑿不易者也。彼其行事。神實鑒之。余有今日。非偶然也。然余深知脫身就死。爲善於己。故靈幾寂然不動。其於控余者。及定余罪者。無所怨怒。若輩未嘗有損於余。亦未嘗有意善余。余所以爲若輩過者。此耳。

然猶有請於若輩者。吾之諸子成年之時。吾友乎。甚願君等詬之責之。一若余向之詬責君等者然。苟吾子而先財後德。或飾不知以爲知者。則以舍本逐末。嚴戒之。若爾。余與吾子。咸當感君等之惠矣。死期已至。吾儕當各行其是矣。余之死。君等之生。孰爲善知之者。其天乎。



文苑



# 詩錄一

## 登泰山作

柳詒徵

岱宗如孔孟。驟觀止尋常。遵道入深處。高奇固難量。混元涵兩儀。嚴正藐百王。梯天何坦蕩。雲日相蔽藏。廓然一闔豁。大字青堂堂。他山盛峯石。譎詭騰輝光。到此感自失。一拳陋寸長。我來值盛夏。冒寒陟上方。真相窺乾坤。豈獨小吾疆。伸眉逼帝座。跣足搖星芒。嗤彼杜陵叟。絕頂徒相望。

## 九月二十四日同織春陳八石軍仲懋送客歸江西

王浩

軒軒少年子。攜手上高危。小樓三面開。落日迫侵肌。朱顏好眉鬢。籠袖已成圍。沉思不能談。微風吹酒卮。車塵隨席帽。白髮傍耒犁。傀儡寧非同。吾亦思吾衰。客愁飄自亂。安復念所歸。行者尙何疑。吾徒再商之。

## 白靈隱登韜光

邵祖平

靈隱實精壯。廣殿出雲隧。幡動石壇高。經過掩清偈。寺好佛亦好。百身共金衣。念知諸天雲。盡此上方積。卓筇入午晴。迴心是劫境。鐘聲震巖間。蜂影扇岩背。遂撫欬脫重磴。陵躡吾更厲。修篁走長鞭。雲根恐不濟。荒荒瘦藤花。幽幽夾之墜。到寺大開門。童僧白日寐。不知尙有客。安知我爲異。蒲團取自著。松花好氣味。小坐便烹茶。林際散寒唄。暫救風火腸。渴吻清涼意。負哉高寒路。腰脚兩鼓吹。徑轉白鶴荒。松亂蒼龍竇。

江湖實播揚。海色森然至。人言十八九。神觀倫茲謂。歸嘯戒暮途。一蹶爾可憐。却思半日閒。又報鴉鳴既。

除夕懷瘦弟

王易

我逢除夕已三十。去歲歲除如昨日。年年買酒作歲除。不覺黃金易揮擲。軒空茫茫星復霜。舊來兒子今昂藏。今人惟恨去古久。壯老那知翻覆手。鏡中顏色天不欺。世上功名我何有。去年有弟東西頭。今年望雲相向愁。好書好茗祇獨領。燕市得識荆高不。客中有魚亦可餐。謁天燒桂非爲官。兒支門戶阿母歡。我得閉門風雪寒。王城之高插青昊。萬蟲擾擾各饑飽。一笑應成獨醒狂。五更定憶江南好。嶠夷日出天下春。萬人心目殊新陳。先生在塵亦歡喜。逕知魏晉非徒秦。且上高樓望窮北。望君如我好顏色。更如引吭哦新詩。江北江南春一時。

北雁蕩

胡先驥

先此千萬年。甌越皆大海。雁山百十嶂。歷歷置棋在。風濤日瀕洞。礁穴孕靈怪。一朝變滄桑。遂爾面目改。浙東江山稱永嘉。雁山奇詭尤所誇。桂林陽朔脚未到。卽此已足無中華。天柱屹立四十丈。屏霞絕嶂連雲遮。雙鸞含珠盡珍怪。老僧石佛安禪跏。龍湫梅雨雙瀑好。奔騰有如赴壑蛇。天台石梁負盛譽。視此亦有倍蓰差。就中洞府更夔絕。往往山半開。豁硤殿閣九重磴。百級陟降每爲腰脚嗟。小潭片石皆幻絕。一斧鑿煩靈媧。相傳靈山昔荒秘。道場開自諾詎那。精藍十八。今半廢。能仁淨名如破衙。殿前佛面半剝。

落僧寮。往往集豕。狔鐘磬寂然。午日靜作叢。方竹迎風斜。綠陰滿庭苔。滿砌壁間時有作。篆蝸。世間興廢未可道。緬懷古昔徒嗟呀。豈真末法。遂至此無亦開土無人耶。小留三日惻然去。雁湖欲往道路賒。勝游如斯亦可紀。至今魂夢縈烟霞。

### 宿外家感賦

柳詒徵

是處都留涕。笑痕小樓聽雨夢。重溫風門夏課堆書冊。月榻秋吟喚酒尊。照睫音塵猶未沫。勞生江海已成髡。綠楊戢影。藤花老。賸對修篁語舊恩。

### 仲通歸自美由滬往燕道出金陵聚語半日悵然賦此

胡先驥

倦羽滄波二萬程。相看執手笑啼并。各驚塵貌從年悴。轉覺離情此際盈。小聚又成江海別。何時同證鷺鷗盟。歧途賸訂遊山約。惘對征塵旋旋生。

### 歲暮奉懷然父兼呈簡庵

胡先驥

積雪壓簷迎晚霽。凍鴉成陣舞荒阡。苦饒歲暮天涯感。倍憶茶筌蟹眼煎。杯酒壽親真一樂。晤言遣日總違緣。蝨身人海同飄梗。不用登樓已惘然。洛下機雲好弟兄。十年湖海以詩鳴。斯文自擅有真氣。舉世方酣能獨清。風雪灑天見松柏。琴書古處抱堅貞。漫深懷祿三年歎。魚躍鳶飛善養生。

### 隔舍與懺齋

王浩

過牆鄰葉綠婉婉。手種小桃行看紅。郊原不待新經雨。春事吾將困老農。  
賸欲百年雲霧窗。人間無得此人雙。鳥吟日緩四圍靜。轉面春風在酒缸。  
乳桃著雨綠可撚。驕笋壓牆黃未伸。輸與牡丹朝萬萼。始知春是最閒身。  
括毛龜背未渠盡。佳味何殊斫鱸魚。想得歸來共歡喜。昏燈持照數行書。

### 詩錄一

此欄專錄有關國故民生。可為吾國近三十年來史料之詩。取其懷抱高潔。格調雄渾。氣勢豁達。感情真摯。可稱為詩人之詩。而又具 Longinus 所謂 the Sublime 與 Matthew Arnold 所謂 High-Seriousness 之特質者。以見吾國之詩。非皆寒瘦纖巧。無病呻吟。雕蟲篆刻。玩物喪志。如今人所詬病者也。編者識。

庚子之亂曾剛甫比部攜眷辟於平谷其友林君實夫偕往予亦以丐裝後至相處

月餘曾林俱作者時有唱和予亦奉答五律

張銑

避難適叢莽。林居人意閑。驚魂猶在道。幽夢不離山。鞞鼓悲妖運。風霜飾病顏。秘書行未載。草草憶朝班。  
城小結鄰易。秋忙趨市遲。林逋本無累。子固亦能詩。去國傷旄葛。論交尙酒卮。宸遊何處所。西望使人悲。  
未作逃名客。翻爲避世人。山場穀米賤。茅舍豆花新。浩浩憶殘劫。茫茫哀五臣。含情時一話。不敢涕沾巾。  
破敵無驕將。殘民有義兵。宰官情未洽。客子命何輕。道殣充鑿路。國殤滿禁城。振振貴公子。奚以謝羣生。  
先路誰云導。盤陰一月留。野花多向日。病葉漸零秋。我亦非常丐。君真作老遊。勞勞詎如此。攬鏡不勝愁。

感秋八首

丑辛

陳壽

適意吾何事。中年百感侵。秋風動寥闊。大地轉蕭森。平子山陽笛。中郎爨下琴。將愁對親故。未覺滬江深。迢遞辭關樹。飄飄類轉蓬。三年江海月。萬事馬牛風。生計安巢燕。歸心送塞鴻。扁舟吳會夜。樽酒與誰同。江上一爲客。蕭然雙鬢鬢。衰顏秋柳瘦。殘暑木樨蒸。榮落悲何限。恩仇報未曾。讀書談劍意。辜負十年燈。漫有元龍氣。空餘司馬愁。病知藥價貴。貧入酒家羞。雌鳳仍巢閣。蒼鷹欲下鞦。神仙棋正劫。那得橘中遊。江近龍鼉橫。天寒草木凋。無人迴北斗。有客泣南朝。霜角秋聲咽。風旗彩色飄。大家歌舞裏。誰聽海門潮。時流皆管葛。世變有滄桑。長歎劍鳴匣。空言錐處囊。怪魚掀海立。獨鶴入雲翔。甫也諸侯客。題詩滿草堂。流血殷邊草。蒼生大可哀。空懷伏波柱。莫上粵王臺。霖雨孤帆溼。蠻花爛錦開。傷心逾五嶺。鞭馬去遲迴。攬鏡朱顏改。儒冠戴已疑。江花兒女淚。香草美人姿。懶廢嵇中散。清狂杜牧之。揚州明月影。側耳總哀絲。

新秋雜詠

時癸丑  
七月

陳壽

雲日蒸炎暑。西風一夜秋。雨聲殘在竹。月色好當樓。靜似無征鼓。空如坐漏舟。長庚吾飲汝。早晚落旄頭。歸心傍砌草。秋夕雨中生。渺渺孤征客。涼涼太古情。親朋半邱壠。皂隸各簪纓。雲外葛洪宅。移家恐不成。不惜元元命。蒼茫欲問天。王敦初據險。徐市忽求仙。萬室虛烟火。高樓激管絃。尙同兼愛意。誰爲質前賢。擁節稱開府。居然意氣豪。幾忘蚊負重。竟學蟹張螯。蒿里歌新曲。桃花染繡袍。匡廬山水好。何不買輕舸。

黑白棋中子。傍觀了自知。空將枚馬筆。來逞異同辭。一擲成孤注。千年惜漏卮。霜林黃葉盡。安用晚風吹。淮南拔宅去。鷄犬想飛昇。戎首宜無倖。民情大可矜。好馴周處虎。莫象郅都鷹。蕩蕩遵王道。機權未可憑。清簟涼如水。孤燈炯向人。聞蟬無節序。策馬念風塵。攬鏡顏頻改。回杯影自親。萬方耕鑿日。吾願在長貧。

秋日從家君渡江登玉峯護國寺詩十六首

丁巳

吳芳吉

備戰出郊垆。長壕擁建瓴。南溟新海市。北極古朝廷。峽口千帆簇。咸陽一氣冥。峨眉兵後月。昨夜夢同青。俯仰三千仞。羊腸曲路微。松濤逢石鬪。草閣挾雲飛。錦嶂蘿牽壁。苔痕佛補衣。山靈多不幸。埋沒蜀荒圻。護國邊陲寺。玉峯小黛鬟。古今多過客。流水意閒閒。俎豆供羣盜。風塵暗百蠻。名山知己少。莽沍不開顏。拔劍氣崢嶸。嗚咽酒數行。虛生同項羽。俯首拜侯嬴。異國責茅貢。諸侯自鼎衡。鋒鋌安穎脫。王道斬平平。邦國零仃久。中原豪傑稀。一書回大錯。三戰復京畿。元帥名東海。令公出合肥。張郎不解事。老去淚歔歔。驅馬入皇都。割鬚遁海隅。不隨功烈死。竟被德名污。徐郡知名將。孔門笑腐儒。黜黜曲阜殿。古柏鬼神扶。無算逋臣叟。使君獨授身。不辜枉死者。愧殺滿朝人。鹽鐵通農戰。關河接齒唇。八荒夷患急。守望好相鄰。廢立一身事。瘡痍天下多。唐虞能禪國。舜禹有謳歌。汝洛澄千里。祥符貢九禾。登壇揮漢幟。新主舊廉頗。篝火野黃昏。神明今至尊。田荒蛙守竈。壁冷草扃門。公子消醇酒。聖人號叔孫。楊家有美女。姊妹共承恩。兵賊不分曉。蒼生未奠居。侯門仁義易。天網古今疎。錦繡千官塚。閭閻一片墟。秦庭非復昔。哭老楚包胥。

對此好風物。蒼茫憶所思。濯纓豪昔日。立雪待何時。國祚春冰薄。斯文累卵危。胡騎與越鳥。潦亂蜀山陴。三月春風麗。繁花著海棠。花開遊屐亂。風送滿城香。健筆凌雲在。浮家四壁荒。遙憐蘇父子。剝削竟垂堂。

一枝健筆凌雲去。九鼎峨帽送雨來。嘉州書院聯語。

日落見梁州。興亡兀戍樓。將軍原跋扈。天子最無愁。落漠憐倉海。平生愧陸游。客心江上水。洩爾不曾留。蜀客紆長嘯。秋風肅戒嚴。江山如此麗。戎狄豈能厭。謀政忘卑位。掉頭漫捲簾。阿公豪興壯。笑指月纖纖。扶杖下山麓。酒溫衣袂侵。牛羊趨牧笛。籬落悄疎碁。大野茫茫白。天河耿耿深。孔顏尋樂處。只在老親心。涼風歸路緊。亂嶺野苔滋。哭墓千村晚。尋家雙燕迷。秋花無限淚。戰血不妨詩。四塞喇叭曲。軍旗雜酒旗。

## 詞錄

### 一萼紅

廬山秋海棠綠岑被潤孕葇頰紫白花者尤異茲山殆其原產地歟詞以寵之

周岸登

寫秋魂。問離人血淚。何日長靈根。花候猶遲。山寒自媚。無語空怨黃昏。拂苔徑迷陽卻曲。甚楚楚如見薛靈芸。化碧生苗。裁愁剪葉。中有啼痕。猶記玉鉤斜畔。正紅心草長。薄命花分。粉漬霞綃。波橫黛岫。拾來瓊唾。猶溫斷腸語。絨珠待寄。怕香殘餘麝。已成塵。縱向江頭化石。恨種長存。

# 國語月刊 創刊號 定於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公共機關或學校索閱請蓋章函致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推廣部當即寄上……

## 內 容

- 一 關於研究學理的，有研討，評論，解釋，譯述……等材料。
- 二 關於教授和學習的，有教學法，講義，筆記……等材料。
- 三 關於一般宣傳的，有報告，記載，建議……等材料。
- 四 關於欣賞的，有新文藝，兒童文學……等材料。
- 五 關於通俗的，有民間文學，通俗文藝……等材料。

一方面可以求得國語的高等知識，一方面又可以明白教學國語的精確方法，一方面又可以輔助國語教育的普及，茲將要目列下：

- 發刊詞……本會同人 國語的應用……蔡元培
- 國語神聖……王 璞 我所希望的一件事……黎錦熙
- 國音字母辦法的教學法……黎錦熙 標點符號用法指南……馬國英
- 國語遊戲……陸衣言 兒童文學通俗文藝 黎錦暉

還有紀錄，消息，通訊……等細目不及備載。

編輯者 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上海支部 印行者 中華書局

月出一冊 每冊一角 半年五角半 全年一元 郵費每冊一分



名家小說 鈕康氏家傳 (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 吳宓 譯

第二回 青鳥傳書金錢骨肉 白頭話舊風雨滄桑

上回書所講的那小鈕康安瑪。遠走高飛。到了印度。投入軍中。屢著戰功。後來陞授太尉之職。一直過了三十五載。鈕康太尉年已五十餘歲。方纔告老退休。回到英國。按此書局勢宏闊。結構細密。惟開卷處。前後倒置。忽此忽彼。或用追叙之法。至於數次。讀者苟能細心細讀。固可通徹領悟。且見其文心之妙。布置之工。然若稍行忽略。則迷離淆亂。如墮五里霧中。故譯者隨處略加註釋。標明前後層次關係。以求醒目。即如此章。原文只錄信六封。信稿以外。不着一字。今譯文不得不酌加數段。故本回凡信稿以外之語。皆譯者以已意所增入者。非好為嘵嘵。讀者諒之。鈕康太尉在印度之時。本無心婚娶。蓋終身不忘卜小姐也。後來因見一位同事的寡婦。流落異鄉。孤苦無依。便把他娶為妻室。所生一子。即克萊武。生下不久。他母親便死了。詳見第五回。茲約略言之而已。鈕康太尉等克萊武到了九歲的那年。便送他先回英國讀書。是年彭亞瑟 Arthur Pendennis 十五歲。自己在印度又過了七年。方纔辭職回來。即此書所叙之時也。是年克萊武十六歲。彭亞瑟二十二歲。太尉約五十四五歲。目前且把太尉遣送兒子回國之時。所接收的信札鈔出幾封。供讀者閱看。自可知曉當時太尉的景況了。按信札體小說。實創始於英人李查生 Samuel Richardson 李查生業印刷。境頗優裕。千七百四十年。李查生年五十歲。某書商請其編著女子尺牘範本印售。李查生以通行之尺牘。皆虛空撰擬。每首各無關係。則讀之者不免乾枯無味。遂思得一新法。假設一段故事。謂有婢女曰潘美拉 Pamela 者。備於貴家。為少主人所逼。然女性貞潔。重以父母日夕寓書勸戒。謂吾家雖貧。亦重禮義。決不可失身於人。故女始終堅拒。少主人卒感悟。自悔前非。乃娶潘美拉為妻云云。李查生則擬為潘美拉與其父母親朋往還之信札。故前人

後聯貫而中有事實。別饒興趣。足以動人。出版後風行一世。李查生之名大顯。當其作潘美拉一書之時。始意固仍作尺牘範本也。非作小說也。然於無意中。遂創信札體小說之一格。蓋書中惟錄各人往還之信札。著者不首一語。而令讀者自尋繹之。信札體小說。有利有弊。約略言之。讀者可以次遍窺書中各人之行事及性情。而不至局於一偏。其長一也。寫信與至親密友。衷懷無微不吐。故由所寫之信而可狀本人之性情。不費作書人刻畫之力。其長二也。常人鮮有傾洩一己心中之秘密者。然今既作函與至親密友。則為之亦可有辭。不至違悖情理。其長三也。然用此體則甲所告乙者。丙丁未能知。須甲另作函。分別致丙及丁。告以此事。而讀者則殊厭其重複無味。其短一也。各人寫各人之信。孤立散處。漫無收束。書中事實既不團聚。則其書之結構。自必鬆懈而不謹嚴。其短二也。李查生所作之小說。又有 *Charissa Harlowe* (1743) 及 *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3) 兩書。亦均用信札體。自後小說大家用此體者甚多。沙克雷偶一用之。如此書鈕康氏家傳。全書非信札體。而其中一二章則用此體。又如司各脫 *Walter Scott* 之 *Kedgum* 一書。亦其例也。第一封信自克萊武的嫡親姨母韓馬沙 *Martha Honeyman* 寫來的。原來這韓姨媽中年未嫁。家住倫敦。鈕康太尉將克萊武即送往他家。託其照管撫視。那信上寫道。

姊丈大人尊鑒。頃鸞強輪船 *The Ram Chunder* 抵埠。克萊武甥業已來家。接到時。見其美秀可愛。

原文用斜體字。為表作函之人。欲特別注重此數語。今以旁圈代之。此圈乃係韓馬沙所加也。至為欣慰。而其身體強健。一路平安。謹即飛告。以便放心。克甥雖生長遠方。然本國語言圓熟。下船後。即由船中貨物總管施尼君乘坐馬車。挈送來

此。施尼君別去之時。克甥未免哭泣。然過時便復收淚。小兒情性大都如此。據施尼君云。沿途風平浪靜。共行四個月零十一日。即抵可謂甚速。以視昔年先姊赴印度之時。在海凡八個月。風浪兇惡。無日不眩暈嘔吐者。真有天淵之殊矣。憶先姊是時。滿懷希望。一天幸福。方擬到彼間之後。無非琴瑟燕爾之歡。與兒童繞膝之樂。何意曇花一現。不久便即與世長別。思之痛心。然斯世惡濁。先姊九

泉之下。正可享受清福也。先姊始嫁克思團長。遇人不淑。備受荼苦。惟其後再歸。姊丈備承優遇。亦可無憾。凡倫敦巴黎最華美之衣裳。最珍貴之首飾。最工巧之花邊。以及其他時式新樣之物。爲女流所欲得而稱心者。先姊於臨歿前之四年中。無不享有之。尙復何憾。然既死。則亦復何補哉。據施尼君云。沿途風平浪靜。在好望角停輪一星期。又在聖希利那島停輪三日。上岸訪拿破崙之墓。亦足感人事之無常矣。當飛昇節日。即耶穌復活後之第四十日。是日必爲星期四。耶教之祭日也。舟人在海中捕綠龜。食之甘美。聊破長途之寂寞云。姊丈惠賜之巨款。以賤名存放於何布生銀行者。定必謹慎從事。專用於克甥之一身。可乞放心。鈕康老太太實不足當祖母之名。亦勿望其照應克甥也。或者老太太係公理會中人。以克甥之外祖。係英國教會牧師。故而鄙棄不屑來往耳。日前舍弟查理因姊丈厚賜之款。自持支票赴何布生銀行取銀。遂即請見鈕康老太太。詎知老太太待之十分傲慢無理。謂世間之呆子。手中是存不住錢的。蓋老太太不悅於太尉之給查理巨金也。當時舍弟即答稱。老太太某乃太尉亡妻之胞弟。並非外人。老太太乃云。先生我不敢評論人。但據大家傳說。你那位過去的令姊。確是一個懶惰奢華好闊綽無見識的女人。鈕康妥瑪。按即鈕康太尉。用錢既無賬算。擇妻更欠斟酌。姊丈試思老太太竟能出此言。故若將來老太太不派人來接。則亦不命克甥前赴其家拜見也。承惠賜圍巾。至爲佳美。惟現時天氣甚熱。謹即珍重儲藏。以作來冬之用。舍弟屢承厚惠。心感靡既。下月當有函上達。敘

述克甥讀書進境如何。克甥寫就一短稟。今並附呈。受 姊丈之深恩。不知何以言謝。祇有誠心感。激而已。謹布私衷。即請

旅安

韓馬沙謹上

信中并附有克萊武的短稟。用鉛筆畫的格子。字跡圓健。上面寫道。

父親大人膝下。兒在此甚好。兒盼望你也好。施尼先生同我坐馬車來。我很歡喜。施尼先生。我喜歡

韓姨媽。我喜歡漢娜。女僕名此地莫有船兒。克萊武敬稟。克萊武在印度。日日見船。海途中亦久居船

理妙極。

第二封信是華伯爵夫人。即第二回中卜鑾寫來的。上面寫道。

鈕康太尉足下。吾幼居英國。熟習於其國之山川風土。人物長而去之。然常歷歷在目。眷懷於心。未

嘗一日忘也。其中自有一段情史在。意蓋謂未嘗一日忘鈕康太尉。特不明言之。華伯爵夫人。性貞

淑。又以身分地位所關。故書中深自斂抑。無限含蓄。隱約其詞。然其情之深。正於此見

也。託天之福。虛度一生。今所處境。與當日識 君時大不同矣。吾嫁後已有子女多人。吾夫家之財

產。革命時遭收沒者。今已一半給還。近者吾法蘭西之正統君王。按指路易第十八復辟。舊日扈從蒙塵之

勳爵貴胄。悉得還其職位。然皇帝未回鑾之時。吾夫。即華伯爵。第二回中教人吹笛者也。先已歸國。比之同時諸臣。尤

為差幸。蓋當日者。吾夫明知抗拒。即在外之勤王兵。與拿破崙抗戰也。無益。又見夫已氏。指拿破崙以一世梟雄之姿。底定

內亂。克禦外侮。其所設施。足使法人愛戴。而兵鋒所指。全歐震懾。馬倫哥平原。Marengo。意大利北境之四日。拿破崙大敗奧軍於此。奧斯特里芝。Austerlitz。地在奧國境。一千八百零五年十月二日。拿破崙大破俄奧等國聯軍於此。兩戰。尤建奇績。用兵如神。殆天所授。故吾夫首卽與之言歸於好。遄返故國。在京供職。吾夫屈事夫已氏。對君上指路易第十八則爲不忠不義。然幸獲赦免。蓋復辟百日。由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至是年六月。卽拿破崙由三逃回二次稱帝之時期也。之中。吾夫備受辛苦。承蒙朝廷憐憫。且以當時夫已氏確係法國之主。從之不無可原。故置前事於不究也。吾夫今已甚老矣。莫斯科之敗。卽一千八百十二年。至十年。吾夫亦曾從征軍中。任拿破崙之副官。今則衰弱不堪。故閉門退休。謝絕世事。惟央家人周旋。默思神惠而已。回念昔日者。吾以父命。于歸爲華伯爵婦。當時情景。卽與鈕康太尉之愛情。未之或忘。又屢聞人道。君之經歷事業。吾翁嘗從役於印度英軍中。以君之事來詳告。謂君當少年時。卽已在阿岡及巴普兩戰。建立奇功。拉思瓦里一役。則幾於殞命。吾就地圖以按跡。君之所在。一若君之奏凱立功。吾亦躬與其事也。者嗚呼。吾心雖冷。然聞君履險蹈危。未嘗不骨折心驚也。吾年雖已老。然請受兵略於吾父之英年。指鈕康太尉弗勒得力大王再傳之弟子。其父卜鑾河。曾從弗勒得力大王學習軍事。故云再傳弟子。大則未嘗一日忘之也。君之仁心。君之真情。君之大勇。皆君之所固有。皆天之所以與君。而非人力之所可授也。吾父幸得生還故國。然歿已有年矣。吾常讀英國各報。得悉君不惟娶妻。且已有子。尊夫人及令郎前。乞代致鄙意爲幸。鈕康老

太太早已寡居。然吾不爲之惜也。蓋猶憾也。君乎。吾深望。君夫婦之間。年齡相差不遠。不至如吾所見他人。伯爵年長於夫人者數十歲。夫人抱恨終生。此伉儷之老少懸殊也。吾敬祝明神佑。君夫婦。吾實未嘗一日忘。君決無忘。君之一日。吾今臨楮之際。恍若見當年英偉之少年。即鈕康柔其聲而褐色。其目又若見倫敦湯湯之河水。與其近郊含笑迎人之平原。恍若置身昔年小屋之中。吾父與君講學。而吾則側坐旁聽。而默禱。又恍若俯窗下窺見。君一去。更不回首。嗚呼。彼一時此一時矣。吾之諸子。亦皆成人。長者從役於軍中。次者爲牧師。吾女膝前。亦已有兒女。時哉。時哉。多年長別。默無音息。憶今日爲。君生辰。謹在家稱觴遙賀。又率陳其情如此。言不盡意。諸維

亮鑒不宣。

歸華門伯爵夫人卜氏敬上。一千八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五。自巴黎聖多明葛路宅中上。

第三封是鈕康布萊央。

*Sir Brian Newcome* 鈕康老太太所生之次子。太尉之異母弟。現爲其家銀行總理。又捐得貴爵。充上議院議員。寫來的上面寫道。

大哥大人尊鑒。昨日航行印度之鑿強輪船貨物總管施尼君。交來我哥之信。敬悉一是。今日當即購到年利三分之一內國公債票。計值金額三千三百二十三鎊。陸先令。八辨士。整。存放吾家銀行。鈕康字號內。提取利息。以供克萊武姪兒之用度。據施尼君言。克姪一切甚好。前日由施尼君送往其姨母韓馬沙女士家中居住。我哥在銀行之存款中。已由弟等遵照。來囑撥出二百鎊。歸於韓女士名下取用。蒙賜贈各物。內人極爲欣感。謂白色圍巾。華美工緻已極。母親收到各物。亦極歡。

喜。歷觀各信。則鈕康太尉傳贈厚施。多情多義。不念舊惡之心。灼然可見。而返觀鈕康老太太之所喜。爲則大異其趣。又如上文第一函。韓馬沙寫來者。詞意懇摯。而此函乃手足之親。有同陌路。但慎詳錢財之交涉。而無親切之感。情相形之下。難爲解矣。今日乘郵車之便。已將一大包書籍文件等。寄與克姪。供其研讀。以養成其幼年之德性。諒不過陳腐斷爛之勸善書耳。以與第二回太尉。又近有薛登翰牧師者。由印度遄歸來家。對母親述及我哥情形。謂在彼間屢蒙我哥照拂。又在家中厚爲款待等情。是晚祈禱乞福之時。伊亦涉及我哥云。弟意將來。母親必有命克姪來家之一日。弟夫婦現與母親同住。若將來分居之後。弟夫婦定喜克姪之常來也。專上。卽請

台安

弟布萊央上

第四封是韓查理 Charles Honeyman 寫來的。原來這韓查理卽韓馬沙之弟。鈕康太尉之內弟。克萊武之母舅。身爲牧師。但一時却無位置。那信中寫道。

姊丈大人尊前。與兄未嘗識面。僅託尺素神交。然忝附姻親。屢承厚惠。今更不揣冒昧。欲有求於兄。素知吾父賦性慷慨。喜助人之急。天又以多資畀兄。以成其博施廣濟之心。不至事與願違。否則弟不敢爲此求也。且弟此次若得兄之助。則謀生有術。久後決無再困之一日。而此區區之數。弟於六個月內。定可清償無誤。否則弟亦不敢爲此求也。其事非他。蓋倫敦丹麥街之惠德西夫人禮拜堂。宏敞雅潔。今方出售於人。弟擬竭所有之財力。以購得之。自爲該堂住持。月有收入。則弟

與家姊即韓馬沙衣食用度皆可無憂矣。試思家姊日前所經營之小客寓。豈謀生之善道。家

姊幼年席豐履厚。習於安樂。而今者則日盼遊客入城者之偶爾光顧。來寓下榻。藉得度日之資。殊

不知此事萬不可靠。今日則車馬盈門。明日則空室寂寞。家姊爲計之拙。無異守株待兔。克萊武

甥未來此居住之前。家姊之一層樓上。闐其無人。如是者數月。若論克甥誠屬可愛。爲之父者。爲

之舅者。爲之師傅者。喜慰至極矣。弟忝爲教讀。竊意克甥并非如世所謂少年英俊一流。髻齡穎異

才華驚人。然年稍長。不待四五十卽已碌碌無聞。語云大器晚成。其克甥之謂乎。克甥於古文算

學等科。工夫有限。年少於克甥之學生。且有出其上者。弟不敢爲之隱諱。惟克甥身體堅強。精神活

潑。性既誠樸。尤善談諧。此數者實爲人生謀事成功之要件。比之學問文章。尤爲切要。人遺子金滿

簾。固不可恃。而書癡讀破萬卷。亦終必流爲乞丐。今克甥如此。實克甥之幸也。韓查理爲人浮夸

語趣極不自責。爲師之無方。學生之無進境。反以此爲克萊武幸。然亦涉世有得之談也。絮絮言之。竟忘本題。弟所求者。卽欲兄助我購得該禮

拜堂。爲之住持。取其月入。不惟衣食有資。且可致富。雖云人事無常。然此局則十全八穩。可無過慮。

若今者。弟爲鄉區牧師。實餓死鬼之別名耳。吾儕讀史。見古之隱士。棄世入山林。苦行潛修。輒共非

之謂。若所爲初無益於人世。而望其實。有建樹。若乃當今盛明之世。而猶有幾多耶穌新教之牧師。

如弟者。埋頭伏處於約克縣之荒陬。志業日以頽墮。才華日以銷磨。委聲名於污泥。擲光陰於逝水。



吾兄其謂之何。竊嘗撫躬自問。吾果有才乎。吾果否。具雄辯之術。足以感勵人之志。氣激發人之天良。使聽吾說教者。且愧且慰。且警且懼。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迷途。徬徨者。得彼岸之寶筏。強項不服者。受當頭之棒喝。吾果有此才乎。吾之良知。告我曰。有而百千寶刹名寺之聽衆。百千廣場法院之男女。以及貴顯之主教。赫奔之牧師。亦均告我曰。有吾於冥冥之中。似覺有來勗勉我者。其言曰。韓查理。汝其速去。此出而竭力傳道。毋避艱險。彼伏地懺悔之罪人。汝其往拯之。宛轉呼號之死囚。汝其往慰之。將死之人。念幽明之異路。懼地獄之磨折。汝其往扶掖而獎勸之。邪教之徒。不辨是非。罔識忌諱。汝其往開導而折服之。惟其如是。故弟敢有求於兄。至於錢財之事。弟已計算精密。不逾毫釐。有利無損。有盈無虧。蓋弟若得爲惠德西夫人禮拜堂之住持。則每年至少可有一千鎊之收入。然節儉爲百事之本。弟再行之以節儉。則此數足供弟之需。又償還弟欠兄及家姊之項。以及弟欠他人之債。其人與兄之蹊徑迥異。尤非速還不可。此外所餘。尙足置辦一清靜豐裕之家宅。迎家姊入居之。蓋今日者。家姊操客寓之業。隨旅客之喜怒而遷徙無常。蓋其地無多。客一宅而圖不成光景。實非久計。兄之所熟知也。韓查理爲人浮夸奢侈。於此函可見。前段論克招客也。不自詡才華。洋洋灑灑。筆陣縱橫。大作文章。徒逞詞藻。足見其言不由衷。而尤見其驕傲成習。大言不慚也。彼今之所圖。欲購某禮拜堂之位置者。無非爲得巨資。供其酒色揮霍。豈有行道濟人之心哉。至其姊韓馬沙。則恪謹廉潔。與乃弟情性大異。韓查理已將其姊之錢財。借來用盡。而此函乃託言爲姊謀安身立命之地。又其此舉。隱瞞其姊。不敢使之聞知。觀次函自見。而此函中乃云。

其姊已贊成。以欺太尉。又其姊每以受太尉之恩過重爲懼。而韓查理則只圖騙得錢來。自己揮霍。反侈言節儉。亦無行之甚者矣。家姊於弟此舉亦謂爲可行。惟其後略有變遷。尙未及稟知。家姊以急欲得。兄之贊許。故先飛函上聞。馬沙所寫者。可比並而觀之也。將來惠德西禮拜堂之進款。弟當每年以二百鎊撥給。家姊收用。按季交付。弟素性慷慨。聞人有急難。輒必解囊。實則爲酒色之人。家姊則異常節儉。故弟手中先人之遺產已盡。而家姊猶有存儲。以之合於上項之二百鎊。則家姊自可優游過日。而具備吾家應有之排場矣。尤有進者。則家姊既得養贍之資。克甥亦可不必再歸。家姊照管。而改由弟一心教養。弟既爲之舅。又爲之師。必可盡責。克甥既在弟家居住。則照克甥現所得之月費之數。衣食書籍等。必已足用。不需吾兄添給。弟於克甥之學業品行及人生要事等。自可切實訓導。時常監察。若今則多所不便。蓋今者弟無異。家姊之雇傭。有時所見不同。各持一是。弟雖稔知爲克甥計。應盡如弟說。然究末如之。何不得不曲從。家姊之意也。實則其姊禁之使不得亂用。克萊武之錢耳。故亟謀以克萊武歸己管理。而挪用其錢。以恣揮霍焉。故今者弟特向傅拉沙、牧師借款二百五十鎊。而寫具支票一紙。付傅牧師收執。不日傅牧師行抵印度。卽持該票向加爾各達城中吾兄所存放之銀行取款。務懇吾兄知照前途。屆時給款勿誤。如此轉拆通挪。實因弟恐機會易失。急欲用款。故不待兄命而逕爲之。至兄以此項假弟。將來當由克甥住弟家中之火食束修各費中。逐漸扣除抵消。否則由今日起三個月內。准由弟直接償清。亦可。弟忝

列士紳。又爲牧師。言出爲信。必可辦到。如兄。苟有意外。寫支票。向弟。提款。弟雖貧。無一文。亦定必設法。應付。以是推之。弟今寫支票與兄處。兄亦當不見拒。而使弟失信於他人也。此舉固屬冒險。然弟現今在此城中之信用。所欠傅牧師之債務。來日之艱難。弟畢生之志業之希望。家姊暮年之養贍。凡此種種。皆操於兄之手。成敗禍福。惟視兄之一言。以兄仁厚成性。豈有坐視弟之危急而不救者。固知兄之必允付款也。臨楮不勝感激待命之至。專此敬請

鈞安

姻愚弟韓查理頓首

再啟者。克甥日前曾入城拜見其二位叔父。又赴別莊拜見其祖母。卽出名巨富之鈕康老太太。克甥歸來後。秉其小兒之天真。述說鈕康老太太種種不堪入耳之談。譏辱弟身。今亦不必告。兄知之。惟老太太待克甥則甚好。賜克甥五磅之金幣一紙。白克詩集一部。又一書名小亨利事略。敘述印度情形者。又大英國正教格言彙編一冊。克甥滑稽多趣。今附上其所繪之鈕康老太太圖像一張。又某君圖像。按卽諱查。理自身。一張。寥寥數筆。雖粗疏而極有意致。吾兄觀之。可以解頤也。弟韓查理又及。

第五封是韓姨媽寫來的。上面寫道。

姊丈大人尊鑒。頃接傅拉沙牧師來函。不勝駭異。據云。舍弟查理給伊支票一張。計二百五十鎊。命

伊到印度向 尊處取款。竊思愚姊弟受惠已深。一切出之 姊丈。豈有 姊丈轉欠舍弟。而可以支票索款乎。及詢之舍弟。乃謂此事實出 尊意。以 尊處前曾來函。言緩急之時。儘可通融。且今需此款以致富。故敢累 姊丈云云。可嘆舍弟日日言致富。而卒未見其增財。前年欲以教學爲生。姊丈與我。各出半資。爲購來小學校一所。舍弟經營毫無成效。半年之中。全校生徒。先後告退。僅餘黑白雜種。亂髮蓬蓬者二名。其父流蕩無業。因事入獄。二生無家可歸。我不得已。留之於二層樓上。後面之室中。其時律師來索賬清欠。舍弟逃往法國。情形可想。及克甥到此。竊思舍弟才略恢宏。學問超羣。既非一小學校所可展布。何不卽在家教克甥讀書。豈非一舉兩得。若論舍弟登壇說教。其才實爲優長。足使聽者感動。非同時諸牧師所可比肩。其演講之稿。刊印成書者。前蒙 姊丈定購。以及舍弟之詩集。評者均稱爲極佳之作。教克甥當綽有餘裕。故自舍弟由法國歸來。與索欠之律師交涉清結之後。我卽請其在家上館。是時舍弟憔悴支離。不能再任鄉區牧師。居家休養。亦計之得承 姊丈每年撥下二百五十鎊。爲克甥之費用。我卽從中提出一百鎊。整送給舍弟。作爲一年束修。再加舍弟及克甥兩人全年之火食。則所餘之款。歸入我手者。當亦無幾。 姊丈當亦明白也。今則舍弟又不能安心。欲作別圖。來向我言。謂欲在城中購此禮拜堂棲身。又言每年撥一巨款。給我享用。舍弟心雖好。恐我無此福。舍弟日日望梅止渴。畫餅充飢。何嘗成功一次。舍弟并欲將克甥

攜往倫敦。隨同居住。竊意此事萬不可行。我決不肯如此辦理。蓋舍弟氣性寬和。毫無威嚴。不堪爲師。克甥對之。略無畏懼之心。且嬉笑相向。上月二十三日。曾上一書。言克甥往見其祖母鈕康老太太等情。克甥到家之後。即畫出鈕康老太太及舍弟之圖像。均戴眼鏡。十分工肖。我奪而置之屜中。然其後。又爲某頑童。實即其弟查理。所爲。見前函。竊去。克甥又爲我及女僕漢娜。均圖有形像。爲畫師施培克君所見。取之以去。謂克甥實屬畫工奇材。預伏其情形如此。故我決不許克甥隨同舍弟前往。而擬下月間將克甥送入丁邦尼博士所設之學校讀書。據聞該校一切甚好。然此係暫局。仍望姊丈速爲克甥另擇著名之良校也。先嚴在日。曾言此校之善。先慈則溺愛舍弟。縱容過甚。不肯多事。答撻以致舍弟成爲無行之蕩子。可爲前車之鑒也。謹此虔請。

旅安

韓馬沙敬上

第五封信是鈕康何布生

Edobson Newcome 鈕康老太太所生之長子。太尉之異母弟。現爲其家銀行總理。寫來的上面寫道。

大哥大人見知。昊天不弔。遘降閔凶。吾慈惠賢明之。母鈕康太夫人何氏。諱慧真。竟於今晨四時。有半棄弟等而長逝矣。享壽八十三歲。不惟闔家悲哀。抑且全市震悼。謹按十四日星期二晚。母親在書齋中寫字讀書。直至深夜。母親向例。不令僕婢輩守候在側。而三弟及三弟婦。即鈕康布妻。鈕康央及其老太。平日入寢亦早。故是夜均承命退休。只餘母親獨坐。其後當係將燈熄滅。手持

小燭入房安寢。行至樓梯口。忽然跌倒。經女僕輩察覺之時。則見母親坐於地上。頭靠欄杆。跌倒之際。前額撞觸樓梯之石級。血流如注。母親手猶按塞傷口也。當發覺之時。母親已不能言語。然猶省人事。遂即召醫來看。而將母親擡至屋內牀上安臥。三弟及三弟婦聞信馳至。母親分執其手。猶能認識。惟因跌倒之勢過重。致全身麻木。不能言語。僅聞呻吟痛楚之微聲而已。故自昨晚三弟與三弟婦辭別。母親歸寢之後。遂未得再聞。母親之遺訓。念母親年高德重。一生樂善好施。造福無量。為鄉里所崇仰。貧乏所歸依。而其經營吾家大銀行數十年。精神才力。尤堪驚服。至其待兒婦輩。專以慈惠仁愛。今竟冥然長逝。使弟等并失所恃。孤露無依。嗚呼哀哉。母親身後遺囑。早於父親棄世後一月內製就。其內容亦皆為兄與弟等所熟知。當日父親自身之產業。按此實區區之數耳。既為三子所平分。則母親所遺財物。值不資矣。自當專貽其親生之二子。即弟與三弟各得其半。此乃正理。母親生時博施廣濟。今雖已歿。遺囑中猶指撥巨款。賞賜家中僕婢。雖存亦當無所得耳。又捐入各教會各善堂及貧兒院等。其數頗不為少也。母親歿後。竟無物留貽與我。哥弟實引為深憾。蓋母親晚年常語及我。哥不勝眷戀之意。昨晨又寫一信與克萊武姪。該信未及寫完。今猶在書齋中案上也。三弟告我言。昨日早飯時。母親指架上翁氏著印度全誌。見第二回。謂當日使我。哥一讀而壯心勃發。非赴印度不可者。即此書也。母親晚年屢言我。哥幼時甚為。

母。親。鍾。愛。此事果確耶。讀者宜參照第二回。足見其近者已漸心回意轉。故弟絮絮言瑣屑事。我哥聞之。當亦感  
激涕零也。家中遽遭此凶變。事務繁多。均待處理。又心傷意亂。不能成語。謹此計聞。餘容後佈。還乞  
珍重。

弟何布生泣上

讀者看過此五封信。當時情形。可略見一斑。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雜

綴



##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續）

胡先驕

八月十九日星期四。晨五鐘起程別雁山往樂清。雁湖以相距過遠未往。初程過四十九盤嶺。高一千一百尺。磴道極其曲折。然究否有四十九盤。則未之數也。至山底則僅高三百九十尺矣。行三十里過窰巖嶺。高九百尺。十一鐘抵虹橋。午後二時。買舟行。六時半抵樂清縣。飯後入城一遊。城極湫隘。時有小雨。乃返舟。八鐘復開旋。三時半抵官渡。五時起岸。樂清一帶。山巒重疊。雁蕩在焉。然風景不著。故未往探。此行採得植物頗少。惟金銀蓮花與數種狸藻與水龍 *Jussiaena repens* 爲特異耳。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晨九時自官渡趁渡船渡甌江。十一時半抵永嘉。邑城頗壯麗。寓浙東旅館。時有微雨。午後往晤第十中學校校長朱君章寶號隱青。談赴金處一帶情形頗悉。四鐘赴浴室就浴。積垢盡除。通體舒泰矣。

溫嶺以南鄉民喜戴細竹笠。有極精者。永嘉水果極稀。有木梨數種。味極粗劣。另有一種較大者。則來自處州松陽。品質較佳。此外花紅海棠尙多。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晨八鐘趁內河小輪赴瑞安縣。距永嘉七十里。十一時抵縣。河邊見有兩種榕樹。一爲大葉榕。葉與果頗大。氣根甚多而大。糾纏枝幹。狀若癭結。高五六十尺。頂之直徑且過之。其一爲小

葉榕氣根較少而細。枝幹尤爲婆娑。高七八十尺。頂之直徑。乃在百尺之外焉。幹上咸生有崖薑。爲一種蕨類植物。土名猴生薑。學名爲 *Drynaria Fortunei*, J. Sm. 附生榕樹上。其葉有兩種。一種長形者。爲蕨類通常之葉。一種近圓形者。附肉質塊莖而生。其作用爲叢集根部如囊。以爲收集腐植質之用。此兩種榕樹皆生河邊。高山或距水較遠處皆不生。其最北之界爲樂清縣。廿餘年前溫州大寒。榕樹盡凍死。今日所見。皆根下重萌者。然已參天覆水。其生長之速率。殊可驚也。甌人信鬼。每一榕樹下。皆有一神社。燭淚縱橫。香燼狼籍。頗爲可笑。抵縣館於縣立小學校。瑞安城內街道極整潔。居民亦多殷實。非農卽士。且有經學大師如孫仲容（詒讓）者。永嘉學派之遺風。可謂至於清末猶未替焉。晚宴於曾君巍夫家。肴核大半爲海味。如鯽蛄龜脚之倫。類皆平生所未見。然價殊不昂。蓋物惟以稀爲貴。瑞安瀕海。自無怪其富於魚蟹也。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晨五鐘趁輪船渡飛雲江。再乘小舟行三十里。抵平陽縣。平陽街道亦修整。然非瑞安之比。行五里至浦南午餐。午後行廿里至烏石渡。鎮頗大。幾與縣埒。晚九鐘趁舟行七十里抵水頭街。新橋頭。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晨五鐘登岸。先命杜僕乘竹筏載行李往仙姑洞。吾等乃步行十鐘抵洞。是爲南雁蕩。此間共有二洞。一爲東洞。上有會文書院。建於懸崖之上。風景極佳。內有棣萼世輝樓。屋宇精潔。有

士子數人僦居習文。亦空谷足音也。東洞之頂石筍矗立。是爲石華表。其旁尙有聽詩叟淨瓶岩諸勝。洞下溪水瑩碧。是爲照膽潭。中一巨石。是爲釣磯。渡澗歷磴半里許。是爲西洞。卽仙姑洞也。相傳宋崇寧中平陽縣崇政鄉闢村朱氏女子年十餘歲。遜居於此。辟穀二十年。晚能言人禍福。終脫迹不知所在。後人遂名西洞爲仙姑洞。香火甚盛。閩人多跋涉數百里來此禱祀。南雁蕩之名反爲仙姑洞所掩。洞頗宏敞。上下建樓三層。名曰鬪韻樓。洞左復有小洞。中有石竇。透露天光。名曰月牖。所見植物有一種野牡丹。花瓣小蕊皆四出。餘爲馬尾松、烏柏、杉、榲桲、金櫻子、楓楊、半邊蓮、面頭果 *Glochidion* Sp. 蕨、桐、老鴉蒜兩種。小金絲桃、土茯苓、綠竹、貓竹、岩珠 *Pholiota* Sp. 等。兩雁蕩皆未見百合。亦一異事也。

八月廿四日星期二。早膳畢往洞外採集。得石松、卷柏甚夥。十一鐘回洞。平陽林君剛自家來晤。林君肄業金陵大學林科。極喜研究植物。聞予至此。特來偕往南雁山內部採集。午後三鐘偕林君登雲關。關在仙姑洞之左數十武。巨石嵌空。石梁高互。洞如城闕。下瞰數十丈。目眩欲墜。真奇勝也。至半山探得野柿、水冬瓜、桃榲、小葉甘椎與綠竹。竹葉甚闊如箬。矮而壯。莖色深綠。節間籜甚長。夏季抽筍。甘脆。在貓頭筍之上也。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晨七時。偕鄉導往探石屏風與梅雨瀑之勝。石屏風在澗西。距西洞約半里許。爲巉絕之石板。矗立而成。其下部洞闢如牖戶。縐透多姿。太湖山石不能比也。梅雨潭亦在澗西。惟須先往

澗東再渡澗而上嶺。時夜雨溪漲。跣涉而過。渡澗行約半里。卽至杜鵑林。惜花時已過。想三春時山鵲盛開。紅紫滿眼。必大有可觀也。拾級而上數十步。卽見梅雨瀑。較天台石梁瀑爲小。較北雁宕小龍湫爲大。雖非巨觀。亦自有致。爲攝一影。乃遄返。至東洞會文書院小憩。茶罷返西洞。午後二時乘竹筏往順溪。逆流而上。行奔湍亂石間。濤頭洶湧。極平生未有之奇歷。惟往往斜流驟至。衣履輒濕耳。南雁居民多閩產。鮮有能作平陽語者。所戴竹笠。有一高頂如塔。爲狀頗怪。行二十里。天色漸晚。乃舍筏步行。七時抵陳紳筱文家。陳紳名承紱。爲順溪首富。極熱心公益。首創陶廠。曾躬往景德鎮考求改良瓷業之法。順溪所出瓷土。質在景德土上。惜地方貧瘠。難於糾合巨資。創立細品瓷廠。故仍祇能作粗瓷而已。然已爲數百十家衣食所利賴。陳紳之功匪淺矣。其居室甚廣而精美。性愛文學與書翰。珍藏海內名宿手迹甚多。近方乞得鄭蘇盦爲書棣萼世輝樓一橫額。筆摹北魏。拙樸古雅。迥異昔日之作。永嘉耆儒孫衣言孫鏘鳴皆與陳君善。其手迹陳君收藏尤多。南雁全境皆由陳君主持。管領名山。清福自不淺也。順溪距海面約二百尺。

八月廿六日。星期四。晨八鐘。覓一採藥者爲導。往探玉簾瀑之勝。是日適爲其地社神之誕日。居民皆磨米粉作粬。高二三尺。上銳下寬。成正三角立錐形。與牲牢羅列神前。羽士數輩。伏地喃喃。爲酬獻者唱名。殿內香煙繚繞。男婦麇集。頗爲奇觀。少駐卽去。沿溪涉澗。跋涉極苦。屢跣行水中。已而循藤道而上。磴

路極峻。至高八百九十尺處。則見叢棘亂巖中。一水簾從空而下。勢較北雁之龍湫爲闊。瀑作三疊。半山只能見其二。其奔騰下瀦爲潭之一疊則不能見也。其潭名爲龍潭。惜以道路艱險。天氣炎熱。遂未盡窮其勝。遍山皆植榲杉與貓竹。惜杉大至拱把。卽被翦伐。不能遂其拔地參天之勢耳。市價小者每株價一二角。大者價一二元。其他植物殊少。惟豬苓 *Smilax lanceifolia* Roxb 頗多。居民頗有用之爲染料者。山中又有一種竹。名爲四季青。美箭也。溪中產香魚。大者長七八寸。至八月中旬。則有香味。極爲珍異。價頗昂。大者銀洋一角。僅購兩尾。途中遇畚婦甚衆。首戴高笠。身被藍布斜領短褂。長幾及膝。領緣花繡甚美。褲頗短。足著草屨。肩負巨木。健男子不過也。畚民實瑤族之一支。徙自閩粵。多藍雷二姓。多以墾山爲業。性懦。漢人每欺之。羞與爲婚。然亦有小康者。秦順縣尤衆。

時已近午。熱不可耐。行叢林中。路峻而植物少。乃下山。越澗行不數里。漸上過渡。颺橋卽立涼洞。洞夏涼冬暖。故有煥館涼臺之號。再上至鐵板障下之雲祥寺。爲元至正年建。久廢而陳紳重修者。作爨已。至附近採集植物。采得大葉甘椎 (*Castanopsis hystrix*) 猴歡喜 (*Sloanea Chinensis*) 紅豆杉 (*Taxus Chinensis*) 缺月藤 (*Bauhinia hupehena*) 等。居民種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巴豆 (*Croton tigrinum*) 巴豆乃用以毒魚者。其他多爲常綠灌木。傍晚始返。此間出一種竹豚。英文名爲 *Ramboo rat* 較兔小鼠大。毛作灰色。目小畏光。上下齧各有二長門齒。嗜食竹根。冬日深居穴中。夏日掘穴較淺。居民以

水灌之則出。乃捕捉之。其裘冬可爲衣。至夏則體肥碩味極美。主人購一以饗客。誠殊鄉美味也。



審

評

## 評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劉伯明

是書爲梁漱溟先生在山東之講演。計二百八十餘頁。共分五章。首緒論。次論如何是東方化。如何是西方化。此章分上下。又次論西洋中國印度三方哲學之比觀。最後論世界未來之文化。與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就其全體而觀之。是書確有貢獻於今日。其影響之及於今日學術界者。必甚健全。蓋今之學者。率喜侈談西化。其所謂西化。又往往限於最新而一時流行者。而視吾國固有者。與敝屣同。其估定文化的價值。往往一概相量。凡及其格者。稱道弗衰。其不及之者。則擯斥之。以爲不屑研究。梁君主張。則與是迥殊。其意謂歐美中國印度文化。不可繩以共同程準。其發展也。率循三途。不可固執成見。而品第其高下也。其於三種文化之特色。略謂歐美文化。偏於自然方面。其於自然之征服。不遺餘力。而又富於向外要求之精神。職是之由。其科學及德謨克拉西。皆甚發達。中國文化。則偏於人與人之關係。其於自然。力求融和無間。故重安分知足寡欲。諸德。印度文化。則又進一步。既不如西人之向外發展。亦不若中國人之安分知足。其所求者。根本取消意欲。所謂禁慾主義是也。此三者種類不同。故各有特長。不能謂其中有先進後進之分也。試引原書以證之。梁君曰。『我可以斷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的。就是再走個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



謨克拉西精神產生出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頁八四惟梁君於最後一章之所言者。似覺與此不符。於此其謂以上所述三種塗徑。並非平行。確有先後之分。草昧之初。生計艱窘。爾時不能不設法征服自然。此第一路也。機械文明發達。人生痛苦。緣之以生。故不得不循第二路進行。迨生計安頓。則可進至第三路。故梁君謂西人已轉入第二路。而『中國化復興之後。將繼之以印度化。』二六是三種文化循序發展。成一直系。而以印度化為人類之歸宿。此項主張。非不持之有故。然吾以為梁君未免依據佛學成見。評論西方化及中國化矣。夫梁君所謂科學。其應用方面。因未加以適當之制馭。致發生流弊。此不能不承認者也。然此於科學方法及精神之本體無傷。將來科學必日益發達。可以斷定。特必鑒於既往。加以適當之制馭耳。此層梁君似亦見及。但各走各路之說。則不可持。而吾以為謂西方化與中國化調和可。此層尚須加以限制。因人情人道之思想。西洋亦有之。非僅見於中國。所謂西洋略於人事。僅對中國而言。參觀下文自明。謂中國化與西方化調和。亦無不可。蓋西方文化之特色。如計算精確。注意小節等。正吾國崇尚渾融之所短。而應取以彌補其失者也。以上所述。僅及文化之分類。今更就各個文化言之。吾於印度文化。無系統之研究。梁君所言之。涉及印度文化及哲學者。存而不論。但吾以為其論印度文化之特色。必信而非誣也。其述中國文化。亦確有見

地。彼以孔子思想爲中國文化精神之代表。而非薄老墨諸家。謂不足爲此項代表。其持論或失之過偏。吾嘗聞諸太炎先生曰。中國古來思想家。其影響及於國民心理最深者。莫若老莊。但孔子確爲模範之中國人。而老莊思想亦有與孔子相近者。則又事實。若墨家之尙功利。則確與中國思想之精神不符。但其所述之孔子思想。是否一部分爲佛化或宋元明之孔子思想。則又尙待解決之問題也。

梁君論西洋文化及其哲學。其謬誤之處。較爲易見。其謂西洋文化。通是科學與德謨克拉西。頁五四厥後又縮小範圍。而以希臘羅馬及近世文化爲限。中世文化不在此範圍以內。頁七二不知中世文化爲西洋文化緊要原素之一。而希臘文化又與近世文化不同也。

西洋思想之沿革史。審而觀之。其中有極顯著之三種傾向。曰科學的傾向。Scientific Tendency 曰神秘的傾向。Mystic Tendency 曰人本的傾向。Humanistic Tendency 此三種傾向。自希臘以來。卽已有之。而梁君謂希臘人僅有科學之精神。重視現世。優游以樂生。七八頁其在八九頁所言者似又與此不同故走弟一路向。此固通常之說。然偏而不全者也。試就頃所舉三種傾向。挨次述之。

純正科學思想。昉自希臘。稍知西洋史者。靡不知之。科學動機。在於說明。將欲說明。必先分析。求其本質。本質既得。而後一切現象。賴以說明。希臘哲家。自謝理斯 Thales 以迄德磨克拉特斯 Democritus 其所探討。不外宇宙之本質。至德氏此項探究。已登峯極。卽今之物理學家。其所循方法。亦不過如是。但希

臘科學。有與近今迥不相同者。不可不辨也。希臘科學。終不出理論之範圍。未嘗以科學方法。措諸實用。其而當工藝依據習慣與有意之應用科學方法不同實用之思想。始於英之培根。氏所著之新大西洋。New Atlantis 即預言科學將來

之效用也。但與之同時之格利遼 Galileo 等。則又僅從事純粹研究。而笛卡兒 Descartes 斯賓挪沙 Spinoza 等。雖重科學之研究。而其思想帶濃厚之神秘色彩。參看下文降及十九世紀。科學之應用始著。而工業革命即基於是也。

以上即梁君所謂西方化之精神。西人思想。辨晰精於分別。雖其天性使然。要亦科學訓練所致。此誠吾人不能不承認者也。然除此純理之傾向外。尚有帶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想。此在希臘人中已甚顯著。通常之說。以為希臘民族。思想明晰。趨重現世生活。一若其優游樂生而不知憂患也者。此一偏之論也。當荷馬 Homer 之世。希臘民族。方在幼稚時代。不知操心慮患。故其精神偏於客觀。迨年齡稍長。經驗較深。覺現實與理想之間。若有鴻溝。方其愉快。悲從中來。悲天憫人之思想。緣之以興。其最顯著者曰酒神之崇拜。The Cult of Dionysus 此種宗教原於希臘神話。厥後受北方 Orphism 之影響。其神秘之色彩愈濃。其主要教義。謂人生無異於死。緣人之靈魂。寓於形骸之中。不能自由。如處牢獄。必俟已死。而後精神始能飛昇。故吾人應力求解脫形骸。滌除污垢。以復其清淨本來。此種思想。在普塞戈來斯 Pythagoras 學派。占重要位置。而又與其醫學相融合也。厥後蘇格拉底篤信來生。及靈魂不死。而以哲學

爲求死。Pursuit of death 柏拉圖及新柏拉圖學派。謂人之精神。本屬於天。迨入人間。清淨本來全失。如貞女之受汚然。凡此皆吾所謂帶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潮也。迨基督教興。此項思想。又與之融化。而成中世紀之精神生活。降及文藝復興。自然主義。人本主義。固甚發達。然此限於歐洲南方。北方之神秘思想。依然存在。且方興未艾。否則宗教革命。無由起也。洎夫十七世紀。科學思想。至爲發達。固也。然神秘思想。與之並著。此稍讀大陸理性派之哲學。而可知者也。繼此而興起者。有德國理想主義。一時流傳甚廣。由德而英而美。迄今其勢雖稍殺。然崇信之者。爲數尙多也。

所謂人本的傾向。指人生方面之思想而言。於此梁君之所言者。亦有謬誤之處。其謂西洋重知。工於計度。而尙功利。二二二頁及此語雖不無真理存乎其間。然又一偏之說也。西洋人生哲學。可謂始於蘇格拉底。蘇氏以前。希臘人之道。德。依據習慣。迄蘇氏之時。人知反省。而社會之制裁。因以漸失其效力。蘇氏生當其時。不能不被其影響。故提倡自知。其意謂哲學必超脫常識。憑習慣行事者。不知真善惡之所在。蓋習慣往往無合理之基礎。而又變遷不已。道德必有標準。猶人之智識。必依據概念。此蘇氏人生哲學與其智識論之關係。而亦即其主智之動機也。至柏拉圖其義已稍變。蓋柏拉圖主以理節情。而非專主理性。即此觀之。所謂主理之古典主義。非與主情之浪漫主義。有絕對不相容之處。此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禮節之』之義。而亦即人本主義之原意也。降及亞里士多德。其義又變。蓋亞氏謂僅有理性。不

足制行。必有習慣。而後有濟。而此項習慣。又爲歷經訓練之結果。蓋凡人行事用情。苟能中節。爲之既久。則將來之感情。及行爲。皆能合乎中道。無太過不及之差。此即近於直覺之道德習慣之所由養成。而非狹隘之主智說所能概也。亞里士多德以後。西洋情感生活。日益發達。降及中世。已登峯極。迨入近世。派別漸分。英人崇尚經驗。故倡功利。然崇尚功利云者。所以示別於德人之崇尚超絕。而偏於形式。非謂英人之人生哲學。除功利主義。無他派別也。梁君固謂「其間自然也有反動。但總無大勢力。」然其所謂反動。不知何所專指。予揣其意。蓋謂尙有直覺主義。Intuitionism 也。然直覺之語。自劍橋柏拉圖派穆爾

爾 Henry More

一六四四年生  
一六八七年卒

等迄馬亨瑤

James Martineau 著有倫理學說之派別  
cal Theory 於一八八五年出版風行一世

主直覺主義甚力

歷數百年之久。以視功

利主義。其勢力可謂與之相埒。誠以論道德者。或主動機。或主結果。二派之爭。迄今未息。將來恐亦未能止息。蓋人之主高潔人格者。必不以結果爲已足也。

所謂直覺主義。計分兩派。一主理性。一主情感。此亦梁君所未見及者也。其意以爲直覺即情感。而理知與直覺抵觸。故彼往往以直覺情感並舉。此觀於其評孔子之仁而可知者也。一六五至一七〇頁然有理性的直覺主義。有情感的直覺主義。主理性者。以爲道德真理。亙古不變。超脫個人意志。具理性者。一見即識之。其瞭然易見。猶數學之至理。然主情感者。謂善之可愛。與惡之可憎。與美惡同。穆爾謂人有性能。曰 *Poietic form faculty* 德之優美可愛者。見而可識。其後索夫斯百里 *Shaftesbury* 名之曰 *Moral Sense*。名

異而實同。皆謂人之愛善。以善有自體之美。自體之價值。惡之可憎。亦以其自體之關係。非以其結果也。此與孔子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以異乎。然主是說之最力者。應推斯密亞當。即偏於功利主義之謙謨 Bentham。亦主道德情操自體可愛。非以其有何功利之可言也。

予謂英人之主純粹功利主義者。祇邊沁一人。邊沁之說。大部分為直覺主義之反動。梁君謂反對功利學說者不過一種反動。不知功利主意亦直

觀主義之反動也。

蓋欲求一客觀之善惡標準。以代個人之直覺也。

其主功利之動機與霍布士之主國家主權同。

梁君又謂尚功利者。亦尚理智。

蓋須理智計算功利也。然謙謨主功利矣。而極反對以理智斷定善惡。則與之矛盾者也。英之功利派中。其以為功利可以計算。而以快樂之多寡。判定善惡者。其中領袖。當推邊沁。然至穆勒約翰。功利主義與前不同。蓋穆勒謂快樂非可度量。應就其品性而等第之。此不啻對直覺主義讓步也。厥後斯賓塞就邊沁之說。又加以攻擊。若最近之薛支維克 Henry Sidwick 所主之功利主義。則又參加直覺主義之原素者也。

他若德國之理想主義。其高超不尚功利。亦梁君之所承認。其後流傳至英。極一時之盛。後復至美。至今餘風尙未熄也。

故吾以為梁君所述。率皆偏而不全。易滋誤解。其所述西人之向外逐物。雖由培根一系而來。但在美國。勢力最大。此亦其歷史地理所致。若在歐陸。則又稍異。然即在美國。反對此種傾向者。亦非無人。且吾人

論。西。洋。文。化。不。宜。取。一。時。流。行。者。爲。準。若。以。此。施。諸。吾。國。則。現。時。之。可。以。表。示。吾。國。文。化。精。神。者。必。甚。尠。也。

更有進者。梁君似以科學及德謨克拉西與向外逐物之精神並爲一談。亦不合理。夫不知善用科學。雖能產生向外逐物之流弊。但二者終有別也。又梁君反對理智。亦屬太過。其謂自蘇格拉底提倡以知識爲道德以還。西人卽工於計算。一二不知尙理智與尙功利二者不必有因果之關係。且蘇氏之高尙。不尙功利。不知避害趨利。此稍讀其傳記而可知者也。梁君又謂西洋藝術近已成爲科學。以之爲崇尙。理智之證。然藝術之爲科學一事也。藝術精神之尙直覺尙情感。又一事也。梁君尙直覺矣。然其著書發揮直覺之價值。則理智之事也。

以上但就予所見及者。拉雜書之。其所未及之處。必不能免。尙待吾國學者。有以彌補其闕也。

更正。前期本門評嘗試集文第十二頁第十三行陳獨秀三字。係劉半儂之誤。特此更正。卅